

抗敵獨幕劇

目 錄

血灑蘆溝橋

張季純

舞台設計

劉莪章

咆哮的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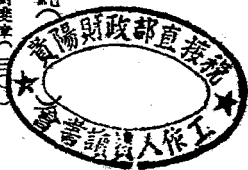
王震之作 (三)

舞台設計

劉莪章 (六八)

城上

杜漸作 (七一) I



舞台設計

劉斐章(九九)

古城的怒吼

王震之作(一〇一)

舞台設計

劉斐章(一四〇)

通州城外

尤兢作(一四一)

漢奸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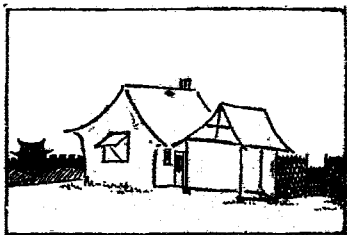
姚時曉作(一九五)

編後

劉斐章作(一七九)

橋溝蘆瀟血

作 者 張 強



血灑蘆溝橋

七月八日中央社北平電：

「蘆溝橋演習之日兵一中隊，約六百餘人，於七日晚十二時許，突向廿九軍駐蘆溝橋射擊，雙方遂開始接觸，至八日晨四時許始停止，雙方互有死傷。」

日軍便衣隊現在蘆溝橋附近散佈梭巡，遇有行人，即鳴槍阻止前進。至八日上午十一時許，蘆溝橋日兵忽反攻，但旋即被我方擊退。

附近大井村一農民，且無辜慘被斬首。

——見上海各報——

時 間——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

兵甲

地 點——蘆溝橋和宛平縣的附近

兵乙

出場的人——

兵丙

運兵

兵丁

上士

軍需

承

距離蘆溝橋與宛平縣城不遠的所在，一座建築得相當可觀的田舍，一邊是一間平房，另一邊和平房緊緊毗連着的是兩間三面有牆，一面敞開的廬棚（在平時，平房則用來住人，廬棚則用來堆置農具及一切雜物的什物）。平房的另一端有個小角門，可以通其他農舍。廬棚的另一端圍着一段短籬，短籬旁有個通外的出口。籬外瓜棚豆架點綴在廣袤的菜畦之中，倍覺可愛。

近幾日來，因為敵軍的騷擾與抹殺，已把這僻靜的農舍改成了軍事地域，所以平房的小門上貼了一個「進長室」的紙條，廬棚下除舖了四五個兵士的地鋪外，還用兩隻煤油箱搭起個小桌子。

開幕時正是上午十點鐘左右，炎夏的陽光普遍地照在原野上，真有點如火燎原的氣勢。廬棚下祇有兵甲、兵乙留在那裏，下半身還穿着軍裝，上身的裝束和大刀等武器，多半都掛在牆上。兵甲爬在小桌上寫什麼東西。兵乙坐在地鋪上預備睡下來休息一會。

兵甲 (停了響, 喂, 老劉到老!

兵乙 別嚷嚷, 別嚷嚷! 我要歇一歇, 養養神呢!

兵甲 (站起來, 拿著那罐罐) 等一下子, 讓我給你念念這首詩。

兵乙 你乖乖地歇一會吧, 又快要換班啦。昨兒晚上整整跟鬼子扎了一夜, 你也不累的慌!

兵甲 累! 一到這時候, 咱老梁才來勁兒呢! 你記得不: 那年在喜峯口, 三天三夜不合眼, 敵人走上來一刀一個, 比切豆腐還痛快!

兵乙 (儘量地) 是的, 痛快! 喜峯口 痛快到豐台, 現在又痛快到蘆溝橋 來啦!

兵甲 我說, 這一次我們是甯死也不退! 喂, 你聽, 我這首詩——(念)
我愛……

兵乙 (雙手) 得了, 得了, 收起來吧! 知道, 你念過三天半中學堂, 一寫起來就是什麼親呀
愛呀的! (氣喘吁吁地, 像說詞小孩子似的)

現在我們要的是拳頭，大刀；那些給姨子寫情書的觀呀，愛呀，乖乖呀，妹妹呀，頂他個屁！

兵甲 好了，好了。你這個人我這是給蘆溝橋寫的詩，那兒是給什麼情人啦，孩子啦！

兵乙 (齊聲) 什麼，蘆溝橋！

兵甲 你聽。(念)

我愛蘆溝橋，欄杆白玉雕。
橋上走馬車，橋下把船搖。

兵乙 (突如其來) 哈哈哈哈！

兵甲 笑什麼？你不知道這蘆溝橋啊！

兵乙 怎麼樣？

兵甲 上個月我表哥從北平給我帶來一本書，是個外國人做的，——那傢伙叫馬可波羅，六七百年以前，就來我們中國遊過，你知道他頂佩服我們的是什麼？

兵乙 (走道甲)是什麼?

兵甲 就是這座蘆溝橋!

兵乙 (驚喜)噢,外國人也知道呀?

兵甲 (大有不可一世之態)要不我會拿牠來做詩?

兵乙 還是把你的詩收起来吧。不是「做詩」倒是「拉屎」呢!

兵甲 嘻嘻,你不懂這個。我寫一封信給我表哥寄去,他一定高興的!

兵乙 我「不懂這個」就是三歲毛孩子,還不知道車馬要從橋上走,船是在橋底下的

河裏搖嗎?又用你來「做詩」!

兵甲 (瞭解兵乙的粗魯)哦哦,你是說這個呀!那末,再聽後邊一首:

兵乙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我「不懂這個」!

兵甲 (不管兵乙的態度,高聲朗誦)

我愛蘆溝橋,死守不能逃。

敵人過來了。救他吃一刀。

兵乙

（同情而興奮）好好，這才像話呢！（想會驚，但沒有罷熟）什麼……唵……唵……什麼

「救他吃一刀？」

兵甲

不要打岔，不要打岔，好的在後面呢，聽我念：

兵乙

不，不，你再念念這個，我還要聽！

兵甲

（被兵乙糾纏不過，又念）

我愛蘆溝橋，死守不能逃。

敵人過來了。救他吃一刀。

兵乙

（想背，但忘記了）「句」「死守不能逃」……「死守不能逃」

（想地外面傳來一個黑姑的哭聲，悲切地像是痛不欲生的樣子。）

黑姑

（在內）哎呀……不講理的鬼東西呀……你們怎麼一點沒有人心呀……

（上士要連長蓋臉出來）

上士 (向甲乙) 這位老太太又難過起來啦。你們別離開這兒，我勸勸她。

兵乙 | 王上士！我說你就讓她哭哭吧，兒子死了，爹娘怎能不傷心！

兵甲 上士要去就去吧。人家平素待咱那樣好，該去勸勸的。

(上士從幕後那廂出去)

農婦 (在內) 沒有良心的鬼東西呀……有朝一日……我們要剝你的皮……吃你的

肉呀……嗚嗚……我的孩子呀……

兵乙 唉，真教人傷心！我們好好的一個中國，教鬼子給弄成個這樣子！

兵甲 是啦！鬼子當然是可惡啦！可是那些漢奸，賣國賊，不抵抗的東西們，才更教人想哭沒有淚呢！依我說現在這個局面，要想重見天日，除了嗵哩嘩啦打出山海關，殺進瀋陽城，以外就沒有辦法。(把褲襠撻起)

兵乙 (憤慨地) 老鄉，是啊！天下事到了有理沒得說的時候，就祇有是「教他吃一刀！」

麼談判啦，親善啦，真是連點臭味都沒有！

(上士共展給迷形)

農婦 (癩癩) 嗚……嗚……嗚……

上士 老太太別難受了！敵人對付我們，素來就是那樣殘忍的！

(兵乙把藥油箱上的零星的東西拿開，然後就展農婦坐下)

兵乙 要知道真是這樣子，昨天下午就該搬到城裏去住！

兵甲 城裏那兒都是一樣！一早傳令來請連長，不是祇管說麼，縣衙門給轟了兩砲彈，大家猜一定是描準旗桿給打著的，後來把旗桿放倒了，就亂轟起民房來了！

兵乙 真他媽沒有理性的東西！

農婦 嗚……嗚……狠心狗肺的東西，還懂得理性！……嗚……嗚……我的孩子在……

……在園子裏澆白菜，又沒有招惹他們一根頭髮……爲什麼把人殺了還不夠……

……還要……嗚嗚……哎呀，老天爺呀……

上士 老太太，別難過！還是回你房子歇下去吧！敵人們反復無常的，外邊去一個不留心……

叫睇見了，說不定就會開槍的！

農婦 老趙！你們知道，我祇有這一個孩子呀！嗚嗚……我還活什麼啊！

上士 老太太放心吧，我們拿定決心要擄他們出去的！

（上王英與鑄由平房一邊的小角門下）

兵甲 真欺負的我們夠受了，不拚一下簡直是不成！

兵乙 人家一個澆園的老百姓，疑他們什麼事呢！放他們的碼把一畝一畝的白菜都糟塌啦，還要把澆園的人給殺死，用刺刀劈開肚皮，叫野狗把腸肚拉的東一條西一條的，這就叫「演習」麼？

（上王從小門出來）

上士 真是慘無人道，也難怪老太太那樣傷心！（向甲乙）你們休息休息吧，換班的時候快到了。這一次我們一定得出力守衛蘆溝橋，它在軍事上，交通上的重要，並不亞於東邊的豐台，我們要保全我們河北，山東，和黃河北邊這幾省，蘆溝橋是非常重要的。

的！

兵甲 是的，上士！我們不祇要死守住蘆溝橋，要緊的還是得快快攻過去，把東邊的豐台奪回來，西邊的龍王廟給守好了，不說他孀的小鬼，就是判官也教他吃一刀！

兵乙 對對，「敵人過來了，教他吃一刀！」

上士 你們歇歇吧。等一下連長來了，要有命令進攻，那就好了。

兵乙 唉，「命令！命令！」好些好些地方，都給命令去了。

（外面一陣喧嘩）

上士 喂，後邊掩蔽部集合呢，許是連長回來了。

（上士和兵甲乙都慌忙從籬笆那廂出去）

上士 （在內）立正！

（在內）稍息聽話。弟兄們：昨天敵人在附近一帶演習，趕收隊的時候，說是短少了一個兵士，就要進我們宛平縣城去搜查。可是在豐台那時，我們就受過他們這種

欺騙藉口的教訓了。所以我們就拒絕了他們，不答應他們深夜進城。後來呢，他們就開了槍，跟我們衝突起來啦！這是昨天晚上上的事。弟兄們！我們廿九軍的保衛民族，抵抗敵人，是誰都知道的！所以今天早上砲火略停頓的時候，我就接到命令進城開會。現在要告訴大家的，就是我們死守宛平縣城，蘆溝橋，決不後退。我們要跟這裏共生共死，甯可把這裏做我們的墓墳，也不能失去一分一寸的土地！大家聽清楚沒有？

兵士們

（在內）清楚了！

（連長在內講話時，農婦非常關心地在小角門邊傾聽）

（連長同上土走進來）

農婦

連長！進城回來了？

連長

是，老太太！在城裏開罷了軍事會議，我就把你那孩子遇到的事告訴了大家，沒有

一個人不恨得要跳起來！你知道麼？我們已經商量好了要抵抗敵人決不後退！

慶婦 好好好！我們不能退！就死，也得來拚一下！唉，好沒有心肝的東面們！

（與蕙瀛下）

上士 連長！剛才講話時候看見弟兄們那種憤恨的氣色，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什麼無謂的條件！這時候……

連長 這時候實在是非打不可！天津租界是敵人的根據地，通州積了一窩漢奸走狗，豐台儘管在修鬼兵營，北平早就成了個大膿泡。（象木小地開槍給上士看）祇有和蘆溝橋在一塊的宛平縣，還是我們自己的。東邊十里地是豐台，西邊五里地是長辛店，北平到大名的「汽車路」不能不走這兒，北甯鐵路，平綏鐵路，平漢鐵路的中心點，又都在不遠的距離以內，這樣重要的地方……

上士 是的，我們非死守不可！

（吳甲乙從籬笆那邊進來）

（連長和上士）面說着（面向連長並走去）

(農婦拿一個雞蛋，立在角門口)

農婦 連長，這蛋子水開了，您不要喝點麼？

連長 哎，太使你開照了！

(上士把水拿進連長室去，連長也相隨走入)

(片刻，上士又把雞蛋給農婦遞出來)

農婦 (向兵甲乙) 老總！你們不喝點麼？這裏邊還有啦。

兵乙 (遞去拿雞蛋) 很好，很好！真是救您費心！

農婦 費心？這能算費心麼！你老總們打那些鬼東西們，救我們自己人，就是再怎麼樣點，

能算「費心」麼！(絕望地) 唉，我的孩子！

(兵乙把水灌進無名將軍用水壺)

(兵甲害怕農婦疼痛起來，忙過去勸軍壺)

甲 老太太！我一定要給您報仇！就是這把大刀(指刀)今天晚上呀——你記住，今天

是七月八日，等到了半夜三更，我們不聲不響的摸過去，狗的們！你聽着吧，嘍噠一個，嘍噠一個，我不砍他十來個，對不住你老人家！

兵乙（倒空了水）我一定給您捉一個活的回來，您親自拷問他，爲什麼那樣來欺負我們中國人。（把壺蓋給她）

農婦（撲簌）謝謝你們，那樣才好呢！我……我一定咬一口問一聲，問他們爲什麼那樣，忍心殺我的孩子！

兵甲 喂，老劉！預備起來呢，你瞧瞧太陽那麼直，快要換班了。

（農婦立在一旁，看他們把全身武裝起來，內心充滿了悲哀與激奮的情緒）
（外面有哨聲在響）

兵乙 走呢，集合了。

兵甲 是的。

（兵乙甲出去）

(外面有低微的口令聲)

聲響

(表內) 立正！右轉！齊步走！

(上士由連長室出來，一下就注意到農婦)

上士
走了麼？

農婦
走了。

上士
你看見誰帶他們去的？

農婦
曹什長。我看見他們那麼高興的去打仗，恨不得我也同他們一道兒去！

上士
現在大凡是一個中國人，誰都是這樣子。昨天晚上我們祇是防備着不讓他們進城，不讓他們搶進蘆溝橋；今天報上把這事一登出去，好些地方……什麼上海，南京，太原，西安……就都打電報來，要我們抵抗到底，說我們打的好，又是給捐錢，又是給送東西，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不想教把敵人打走！

農婦
那麼說，我們大家就都是一條心了。

上士 是的，不那樣子中國不完了麼！我還有事，待一會再說話吧。

(上士入連長室)

農婦 好，你忙去。

(農婦由角門而下)

(連長由房裏走出來，到廳下，低著頭在想什麼)

連長 (停在煤油箱跟前) 王上士！

上士 (在內) 有！

連長 把筆墨拿上到這兒來呢，外面有點風，涼快一點。

上士 (在內) 是。

(上士拿了筆墨紙瓶出來，繼續在煤油箱旁邊的桌子上工作)

連長 把這個報告寫完了，同時我們還得來一個意見書，一齊給團長送上去。這一次敵人的無理取鬧，我看弟兄們沒有不憤恨的，可是宛平縣和蘆溝橋我們無論如何

是後退不得。萬一要有什麼政治上的調停和交涉呢？……

上士 我看這一次事件，弟兄們和民衆們都憤慨極了；那些什麼「親善」「提攜」的好聽話頭，我想再不會生效了。

連長 實情自然是這樣，可是要萬一呢？

上士 ……

連長 第一，這次事件的責任，應由敵方擔負。第二，敵方應立即撤兵，恢復常態。第三，一切無理要求均嚴加拒絕，如犯我干權，決以全力維持，並作正當防禦，實行抵抗！

上士 (把連長的意見寫下來)……

連長 (感歎) 這意見書你有沒有別的意思？

上士 這樣正當的意見，當然誰也贊成。不過我覺得現在這時候，總得打一打，才是我們民族的出路。

連長 對，你這意見並不錯。(望窗外) 喂，他們下班回來了。把已經寫好的給我拿來，我去

畫上圖章。

(連長拿了一份文件向連長走)

(上士把文具收拾起來)

(片刻，兵丙丁進來了)

上士
怎麼樣？

兵丙 沒有什麼！就是他媽一股虛勁兒。

兵丁 昨天晚上又放大砲，又張牙爪舞地，真像要吞了薩溝，咬住宛平縣似的。不想我

大刀輪起來，就祇聽大砲響，不見人過來了！哈哈哈哈！

兵丙 狗東西們就會忽雷大雨點小。今天五更頭——就是敵人正拿大砲向薩溝進攻

城的時候，我一個人在橋頭上守線，遠遠看見有三個傢伙托着刺槍過來了，心想

這可糟了，不論怎麼，一個人怎幹得過三個人呢？

(三個傢伙走出來)

農婦 唔，我就像聽見有誰在說話。老總們，你們回來了，又殺死了幾個？

上士 你聽他說呀！

兵丁 來了三個人，祇有他一個。

農婦 天呀！那怎麼得了呢！（看著大家）啊？

兵丙 （搔著頭）我就在橋旁邊一躲，他們就一步一步過來了。

農婦 老總，你怎麼敢讓他們過來呢！

兵丙 別急，我告訴你：我哩溜一下跳上橋來，大叫了一聲：「看刀哇！」那三個傢伙就連

頭也沒有回，忽通——忽通地跪下了。我就一刀下去，一連斃了三個。

農婦 好本事，好本事！

上士 不要扯這些閒事了。你們看前邊情形怎麼樣？

兵丙 我看沒有什麼。

兵丁 不一定，也許還要幹。我在的那個地方高一點，看見他們又加了幾挺機關槍。

上士 我們得時刻小心，敵人們那種輕舉妄動，不顧信義的東西們，說不定想幾時來就
嘖……嘖……：嘖……：地來一陣的。

兵丙 你想我們怕狗的那雞（機關槍麼？）狗機關槍也沒有用！人才是活寶呢。

上士 你們歇一歇吧，別太起勁了。

（上士拿了文具進進長室）

兵丙 （向上士的背影）打敵人不起勁，還到什麼時候起勁去呀！

農婦 老總們就歇歇吧。我的窩窩頭也快蒸得了。等一會我端出來，你們吃上點，喝上點，

精神壯壯的，把那些沒良心的東西們給殺絕了！

兵丁 老太太也回去歇一會吧。那件事也夠使你傷心了。

農婦 我說我那孩子嗎！[！]唉！狗東西們……嗚……嗚……嗚……（悲從中來）

兵丙 你看，老太太說的好好的，給我們吃窩窩頭呢。你一句話，又給闖下爐子了。

兵丁 老太太，你別傷心了！

兵丙

(瞎瞎把丁拉過，自己上前去)老太太您這是幹嗎呀？我那一刀三個，就專爲來給您報仇啊！

農婦

(掀起眼簾)老總，老總多虧了你！

兵丙

你且回去。待一會我要吃你的窩窩頭呢？

農婦

老總，唉，真不能說菜，我的二畝多菜，也教他們給糟塌了！

兵丙

這眼也擱在我身上！一棵菜換一個腦袋，看他們誰的腦袋多，教他們來吧！

農婦

哈哈！老總真是好人。我……我去看窩窩頭好了沒有。

(裏縮下)

兵丙

(向丁)喂，老鄉！你看我這兩片嘴怎麼說，散隊時候你不是就有點餓麼？等一下吧，窩窩頭就來了。

兵丁

(無聊地坐在地鋪上)有你的，你能說老太太不可憐麼？

兵丙

可憐的人多着呢，可是總不能讓他們哭哭啼啼的，就算可憐了呀。

兵丁 你有理，我不說了。（躺下去）

兵丙 （尊意去扶他起來）你生氣了麼？不要這樣子。我們現在是團結起來和敵人拚命，不准這樣愁眉苦眼的。（兵丁坐起來）你等着，我拿窩窩頭去。

（丙向小門走去）

（忽地，一陣密如連珠的機關槍響起來）

（丁忙著站起）

（上士出現在連長室門口）

兵丁 聽機關槍敵人的機關槍！

（大炮聲同歇地響起來，並有炮彈在附近爆炸）

兵丙 哦，這是大炮！上士，你請示下連長，我們都出去接觸一隊伙吧，待在這兒有什麼意思！

（砲火聲更加劇烈，步槍機關槍連續不斷）

(猛裏慌忙跑出來)

農婦 這……這……又是鬼東西們發瘋吧！怎麼沒有停到半天，又這樣來了。

(砲火愈來愈急，雖有「衝啊」「衝啊」的呼聲)

(連長從櫃子裏走出)

連長 王上士！

上士 有！

連長 交代劉什長帶領各棚，到蘆溝橋附近增加防守。

上士 是，連長。(趕緊走)

連長 還有這個(把一件文件遞給上士)，要傳令帶到營部去。

(上士前邊出去，兵丙丁隨後下)

農婦 連長！你們都去吧，把這裏交給我，我給看住門，你們好好把狗東西們撵出去！

連長 不要緊，我們都佈置好了，他們不會打過來的！

(上十上)

上士 報告連長：劉什長已經領上去了。

連長 那末，你不要離開這兒。我到橋那邊看下去。

(上士進連長室)

(連長正要走出去，籬笆外有陣呻吟聲傳來)

(兵乙背着兵甲進來，甲的腿部和胸部受了傷)

(砲火漸趨稀疏)

慶媽 (驚呼) 呀！老總怎麼了？

連長 (向慶媽擺手，要她小聲點。然後輕輕地說) 怎麼，他……他掛綫了！

(兵乙和連長扶甲坐地鋪上)

(上士從連長室出來)

兵甲 哎……嗚……哪……哪……哪……

連長 老太太，您駕拿點開水吧。

農婦 是是。

(農婦下)

士上 (向兵乙)他怎麼受傷的?

兵乙 連長！士上！他……他太猛了！敵人那面用機關槍掩護着，想搶我們的橋；眼看那方面漸漸來近了，機關槍也不打了，他就一下跳過去幹倒了兩三個。敵人們看見他們自己人吃了虧，就一邊後退一邊打槍，可是他還要提著大刀追上去，不想就讓兩顆流彈，一個打中了胸脯，一個打在壓子上！

連長 敵人退了麼？

兵乙 敵人還是仗着大砲機關槍，要說實實在在打，他們一到我們手底活像老鼠遇見獵貓似的！

(農婦端水上)

屋婦 開水來了。開水來了。

兵甲 嗯……嚶……哎呀……哎……呀……

上士 (接阿水來來，給他喝上點。

連長 (給上士讓開地方) 不太燙吧？

上士 剛好，不太燙。(讓兵甲喝水)

兵甲 殺！殺啊！……

兵乙 老梁，不要動！慢慢喝點水，歇一歇！

兵甲 (靜環) 這……這是那裏？這是在橋上嗎？

兵乙 靜靜吧，你掛綵了。

兵甲 什麼，我掛綵了？今天晚上——今天七月八日的晚上，我要好好砍幾個去，怎麼我

掛綵了？沒有，我沒掛綵！(要掙扎起來，力不支) 哎喲……哎喲……哎……喲……媽呀！

上士 不要動了！好好歇歇吧！

上士 不要動了！好好歇歇吧！

兵乙 你忘了，剛才你不幹掉了好幾個麼？

兵甲 我沒有忘記，在橋上頭，一刀，一刀——哈哈哈哈哈！（一種奇異的笑聲）

上士 （又讓水，但他已不能喝了）梁！梁！再喝一口吧！

兵甲 （呼吸短促，最後才哼一聲）喂——喂——喂——喂——喂——

兵乙 連長！我看他恐怕……恐怕……

兵甲 （指著胸前的口袋）劉劉

兵乙 梁！梁！你要說什麼？

兵甲 北平……北平……我——愛——蘆——溝——橋……

兵乙 （從甲袋中掏出詩稿來）我知道，我知道，是把這寄給你表哥吧！

兵甲 （點頭微笑）哈哈！我——愛——蘆——溝——橋——

連長 那是什麼？

兵乙 他做的詩頭一句就是「我愛蘆溝橋。」(向甲)梁！你躺一下，今天晚上我們再殺上

去！兵甲躺在地上，秦塞一息，祇有低微的呻吟，可以證明他還沒有完全離開人間。

農婦 (見甲斷了，一口最慘的呼聲，跌倒在他身旁)老總！你不能離開我們！我們還沒有把敵人

完全趕走呢！

(忽然，槍砲齊作，由遠而近)

農婦 (慌忙站起來)呀！呀！鬼東西們又來了！又來了！

兵乙 走啊，敵人又來挑戰了！我們保衛我們的蘆溝橋去！

(連長上上和兵乙對單行了個立正禮)

連長 (揮著鎗)立正！老梁！你放心吧！我們一定用我們的鮮血灌滿了蘆溝橋！抗戰到底！

(連長和兵乙躍着出去)

(上十位同連長室內拿了大刀，手榴彈等武器，也躍出去了)

(槍砲聲連續不斷，「衝啊！」「殺啊！」之聲不絕於耳)

農婦

(焦急萬分)啊！狗東西們！狗東西們！(就地盤見甲身旁還有一柄大刀，忙去取甚)狗東西們，

你們來！你們來！

(驚慌提了大刀出去)

(外面砲火激盪，戰況緊張)

(一砲彈將廬棚的後牆炸燬一角)

(我軍的喊聲震動了大地)

「血灑蘆溝橋」舞台設計

任何舞台設計，都是應該幫助戲在演出上收到更大的效果，本劇一開頭就開重在廬棚同平房一帶，所以這間鄉間的草房或平房同這間三面有牆的廬棚，應該緊緊的毗連着放置在舞台的中央部份，廬棚旁邊的短籬(有門可以出入)也相當的重要，應當用燈光來幫助這部分。按着劇作者意思，要使籬外的瓜棚、豆架、菜畦，都能夠呈現到觀衆

的眼簾，假若舞台條件方便，自然不成問題。不過目前抗敵戲劇正在普遍的展開，各地上演時不見得都有方便的舞台條件，因之祇在短籬上點綴一些牽牛或豆類的莖莖，也就可以顯出田園的風味來。平房的一邊，靠後的地方放置一塊城牆形的木版，比前面景要放得低一些小一些，祇要有天幕，打上燈光，就會顯出遠方城牆、城樓的輪廓來。

以上說的都是舞台條件並不特別困難情形下的辦法。假若在某地上演時連舞台都沒有，那簡直可以利用鄉間天然的平房或草房，露天演出，既不要照明，更不用着天幕，這是祇需要化妝同一些必要的大小道具來幫助，可以把戲演得逼真動人，同樣可以收到效果。

北河的哮喘

王震之作



咆哮的河北

——本劇放棄表演權歡迎上演——

人

物——

農民甲，邵叫他「大叔」，年四十餘。

農民乙，老五，二十五歲。

農民丙，小栓子，十八歲。

劉大媽，年近五十歲。

排長，清瘦成。

孫啓龍，博愛，東北人。

張占標，廿五歲，河北人。

李姑，廿歲，東北人。

兵士二人。

佈

景——漆黑的天，只有星光在閃爍。

地

點——蘆花灘附近鄉村。

詩

間——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晨一會許

正前是一堵殘破的圍牆，高高低低地劈出了許多缺口，牆後面是一片蒼蒼的亂草，牆道更橫亘着一條大路，兼與右角，是一間破敗的土地廟，廟宇遮過了風雨的性體，四週的圍牆弄得只剩下一堆一堆的瓦礫，五另另的佛台上，供養着兩個泥菩薩，從這蒼黃的悲慘的命運，知道破廟的凋零，可以看出這個村莊也是

處在日晡渾渾的滿月中。

——野狗的叫聲，青蛙的跳躍，離着地月村子裏一個婦人的聲音在喊着。

婦人聲

(由遠而近) 小三兒——小三兒！

(這處有孩子的應聲。)

婦人聲

你在那兒呀？

孩子聲

我在這兒！

婦人聲

(恨恨的) 小雜種！還不回家來睡呀！我是找死啦！

(孩子漸近他的媽媽。)

婦人聲

(切切的罵孩子) 你活夠啦！你不要命啦！還不快回家去，——到處撞屍，攔着槍子

兒，你就不撞啦！(一面罵，一面走進了。)

(破窗外面有一種馬蹄聲，顯然是那上面載着許多東西，走得慢慢，不時的聽到有金屬和金屬相撞的聲響，隨着馬蹄的快慢，一聲一聲發出了響亮的馬蹄聲，漸漸去得遠了，一陣急驟的聲響，跟着聽見有人道過來，隨着有一個生硬的聲音喊着。)

聲 不准跑！站住！

（頂的人這直從牆那邊跑過去，一腔恨恨的叫喊著。）

甲

（從牆的那邊偷偷的繞了過來，伏著腰的缺口向一邊望了半天，似乎是看不見頂的人了。低低的喚：）老五！

老五！

乙

（牆後的車一陣動搖，乙從牆的另一處缺口爬了過來，跑遠了！（像是自己在安慰著說。）

甲 他媽的！真慄！（已）撿了一條命！

乙 你躲在什麼地方來著！

甲 我爬過了崗子，就往高粱地裏一鑽，連氣都不敢喘一聲！

乙 （用衣襟擦了擦額角上的汗）我就藏在那兒草地裏，他媽的那傢伙會沒有看見我。

甲 （垂頭牛蹩，坐到牆根上，望了望那個破衣。）唉！總算是土地爺保佑，逃了回來，不然——給他們拉了去，命可就沒有了！還是快回去睡覺罷。

（注：『老五』，危險的意思。）

乙 (長嘆) 今兒個是怎麼了？往常鬼子們演操也沒有像這樣子！

甲 誰說不是呢？往常只是演他們的操，打他們的砲，頂多踐壞了兩畝莊稼，還沒有聽說拉鄉下人去積子彈呢！今兒是怎麼回事？

乙 大叔！您看出來沒有，今兒個這情形有點不對了！鬼子兵開了一車又一車，一直裝了兩天還沒裝完，看情形總有他媽五六千人！

甲 唉！還不是這一帶的老百姓們遭劫！槍子兒，手榴彈，一車一車的運來，幹什麼？還不是打咱們中國人？——我看，這一回鬼子要大鬧一下，不然，他們搬來那些子彈幹嗎？

乙 (驚覺) 可不是這回！他們運來的真不少，往常就沒有看見過他們成箱子，成箱子地運子彈，要演習光是兵士們身上背着的還不夠用？

甲 唉！運得來他們還會運回去嗎？——抓這兒的老百姓積子彈，將來，這些子彈用來打誰？還不是打這兒的老百姓……

乙 大叔，您看這一回咱們中國軍隊，會不會跟鬼子打呢？

甲 打我早看出來了，還不是跟去年豐台那回調兒一樣？就是打罷，也不過是招架一兩
個點頭，一講和，中國軍隊一撤兵算了！

乙 現在中國可不比從前了，我看——

丙 （查查胸前大路土塵塵）大叔，你們看見張禿子沒有？

乙 張禿子怎麼？

甲 沒看見！

丙 （急急地）唉！完了！這小子沒命啦！

乙 怎麼回事？

丙 （喘口氣）剛剛我跟他在崗子那邊歇涼，看見一個鬼子衝著我們過來，我們倆就跑，我
在前面，他在後面，跑出去一里多地，我一回頭，張禿子跟鬼子都不見了，我還以為他
從這條路上進了村子呢。

甲 沒有！我們在這兒坐了半天了，沒看見有人進來過。

丙·（嘆息）先啦！這還有命？一定是給鬼子拉去了！

乙 我剛才還看見小六兒，崔大爺都給鬼子押着替他們背木頭箱子呢！

丙 他媽的，鬼子有多少箱子彈要橫拉那麼些人去！

乙 剛才我還在這裏跟大叔說呢，這一回鬼子不是演習，一定是在整着什麼鬼！

丙 這話對，往常演習總是分成兩邊，一邊攻，一邊守。這回光看見他們一天一天地往這

邊調動，簡直的——

甲 簡直的要圍宛平城！他媽的，鬼子這不是道個主意！別聽他說什麼「演習」，其實他

有他的打算，這事連咱們鄉下人都瞞不了！

丙 真他媽的造了孽了，給他們拉了去還想回來嗎？

甲 劉大爺也給抓去了，你們知道麼？

丙 啊？什麼時候的事？

甲 今兒早上。

乙 這一回光是咱們村裏就拉去一二十！

甲 一二十，能夠放回來一半就是好的！

丙 放回來白白的他會放你回來？那你就別想，假如回頭真的打起仗來，還不是拿去填
砲眼！

甲 他媽的，這鬼子，欺負了關外的老百姓還不算，現在又欺負到咱們的頭上啦！

劉大媽 （從大路上走來了，看見他們在這裏，眼睛直直的）老五！看見過你劉大爺嗎？

乙 沒有哇！他還沒有回來？

劉 大叔，小栓子，你們也沒看見嗎？

丙 看見？我們的命還是檢得來的呢？

劉 小栓子，你這兔崽子，你別拿話堵我了，行不行？

丙 我拿話堵您幹嗎？我還不是剛從鬼子那裏檢得命回來，到那兒去看劉大爺去？

甲 這真是麻煩事兒，還沒有找着！

劉 到那兒去找呢？我的天！

丙 您還找什麼？還不快回家去！

劉 小侄子，你是怎麼啦！你劉大爺並沒有待錯你呀，怎麼說這種沒良心的話呢？

甲 劉大嫂，您別急，小侄子說劉大哥要回來，一定會回來的，他是好意勸您回家去歇歇，——這兵荒馬亂的年頭兒！

（丙不平地一旁和乙議論着）

劉 大叔，您想這話氣不氣？人家裏當家的一天一夜不見回家，不找，不找他就能回來嗎？

乙 大媽，您還是回家去歇歇罷，鬼子兵又不講理，回頭您——

甲 可不是，已經三更天了罷。

劉 回去當家的丟了，就丟了嗎？

乙 （亂點燈）回去看看罷，也許劉大爺這會兒已經回家了呢？

劉 （自然地有幾分相識）是啊，也許他回來了呢！——一天一夜了，也該回來了！

丙 對啦！回去看看罷，劉大爺在坑頭兒上等着你呢？

劉 (張張地) 小怪子，你好良心！等你劉大爺回家來，我一句一句的說給他聽。

(劉大爺急急地走進了村子。)

丙 (看着風去盡了) 回來一天一夜都不回家了，他還會回來——總還是不死心！

甲 小怪子，你這撈頭愈，(非)你不見劉大媽急成什麼樣子，你還說這些話。

丙 這本來是實情嗎？劉大爺一天一夜不回家，這還不是給鬼子抓去啦？找到那兒去找？

乙 話是這們說，誰不明白。可是你得想想，一個嫖道人家，丟了當家的，她能說不找嗎？

甲 真是，誰都變得不會就回來，可是這話你能跟她說嗎？那還不是要她的命？

丙 唉，老太婆，太想不開！

乙 別說了罷！要是你一天一夜的不回家，你家裏不是也得吵翻了天！

丙 我，我老婆越碼比她想得開。

(註) 糊頭愈：北方土話，二百五的意思。

(幕後，村子裏有個婦人哭呀。)

聲 小陰子，小陰子！還不回家來，蹲在外面等死嗎？

丙 (急急地跑到廟旁邊，向村裏地老鸨說) 好懸啦！剛才差點兒給鬼子抓了去。

聲 (急急地) 回來罷！家裏爲你都快吵死了！

丙 好傢伙，(一面說一面走了進去) 不是我跑得快，現在——

聲 得，得，別說了罷，逃了命還不快點奔(趕)家來，害得別人急死了！

乙 這小子，趕情你家裏也知道着急呀？

甲 撈小子，沒心沒肺，剛才把劉大媽氣得話都說不上來了。——家裏的人給鬼子拉了

去，誰家裏不是急得尋死覓活的呢？

(幕後面遠遠的有人叫喊：「快快走！」)

甲 (探過頭看了看，又急縮回來) 老五回家去罷，鬼子來了！

(註) 奔，去聲，如「奔」。

乙 (仍舊要着「舉」) 大叔你看那背子彈的是誰!

甲 (丟了乙的衣袋) 走吧! 你管他是誰?

乙 好像是劉大爺。

甲 是他? 不過我們還是快走罷, 回頭給帶住了不是玩兒的。

(乙仍不放心的同一回頭, 却被甲拉着走避村裏去了。後面, 聽見一個極沉重的喘息聲, 一步一步的走近。)

聲 大爺!——老總!——您放了我罷!——我實在——搬, 搬不動啦。

另外一個狼狽的聲音 走快!

聲 (極的蒼老的, 喘息的, 夾雜着沙沙的喘息聲) 老總, 我已經搬了一天一夜啦, 你就放了我, 回家

去罷! 我老婆——

(一條鞭子在抽那人的身上, 跟着喘喘着, 「快走, 不走你待死!」)

聲 (悲泣地) 嗚嗚, 我走, 我走!

嗚嗚聲 快走!

(喘息又開始了, 聲音是那樣的費力而微弱。半分鐘後, 聽見木箱子摔到了地上, 那個人似乎是鬆了。)

嗚嗚聲 站住！你跑？

（軍鎗鎗聲，追了過去的脚步聲，跟著一聲鎗響，一個兵隊的叫聲。幾隻烏鴉給槍聲驚醒了，叫喚了一陣，隨後又靜了。不久隱約聽見有一對步兵蹣跚的步子，快快的走了過來。）

排長口令 立定！（隊伍站住了）

排長口令聲 第一伍出隊！命你爲第三步哨，守望右前方土崗！

（兩個人持槍跑步去了。）

排長口令聲 第二伍出隊！隨我勘察地形！其餘，稍息！

（排長穿着深藍色和張占標拿了上來，各處觀察了半天，指著左後面。）

排長 張占標！

張占標 （立正）有！

排長 守望左前方土墳，監視敵人。

（張占標跑步下，他守衛的地方已經越過了觀察視線範圍。）

排長 孫啓龍，派你守望破牆！

〔孫啓龍背過，跪下，作預備放槍的姿勢。〕

排長 〔又轉身觀察了半天〕孫啓龍！

孫啓龍 〔四身站起〕有！

排長 這裏便是宛平城的路口。你看，前面，過了土崗子，便有敵人在演習。我們無論如何要整頓住了敵人，不許他們再過來一步！

孫 報告排長，敵人原定演習的區域還要往北十里路，怎樣會演習到這兒來了呢？

排長 哼！什麼演習，他們的隊伍一天一天的向南調動，看样子是要佔領蘆溝橋，圍攻宛平縣。

孫 什麼？佔領蘆溝橋？

排長 還不是現在他們的前頭部隊離蘆溝橋只有十幾里路了！

孫 〔驚異〕蘆溝橋如果給他們佔領，不要說交通給他們截斷，就連北平不是也要受到

了威脅嗎？

排長

（點頭）你看，他們一部分的軍隊進逼蘆溝橋，宛平縣；一部分的軍隊却向大井村移動。（指東）那邊是豐台，（指西）那邊是蘆溝橋，如果這兒給他們佔據，他們可以從豐台衝到五里店，結連成一個橫的火線，不要說北平城受着他們包圍，就是再向南推進，不是也很容易嗎？

陣

這樣說，這兒村子不正是火線的中心點嗎？

排長

可不是，這兒不但是站在國防最前線，而且還是砲火的中心點，我們要明白我們底責任，只有死守，不准後退！聽見了沒有？

孫

是排長！如果我們退却，如果這地方失守，那便會影響到全線總退却！即使我們這一營人死光了，也決不放棄蘆溝橋！去年，我們的隊伍給逼得從豐台退到趙家鄉，這一次我們再也，不能退啦！

排長

（給他的熱情感動了）對，好弟兄！這話像是個有種的說的好，現在你務必嚴密監視敵

人，我到別處佈置去。（孫啟龍，排長下。）

排長口令聲 立正！——向後轉！——齊步走！

（腳步聲去遠了！）

張聲 孫啟龍！排長跟你說些什麼？

孫 排長說，鬼子要佔領蘆溝橋，圍攻宛平縣！

張 （喘著氣走過來）什麼，要佔蘆溝橋？

孫 可不是？

張 蘆溝橋，蘆溝橋要給他們搶去，那北京城不是也完了嗎？——從前歷來打仗攻北京，總是先打琉璃河，長辛店，最後來搶蘆溝橋，蘆溝橋到了手，北京城還不是一衝就到手了！

孫 所以說，蘆溝橋是北平的大門呢！

張 那還用說，這兒到北平才四十里路，沒山又沒水，蘆溝橋丟了，北京城還守什麼？

孫 蘆溝橋那地方，別管他地方上多們衝要，就說那座石橋罷，真算得上是中國幾百年來留傳的寶貝！

張 〇手裏寫，真是寶貝！長有一百來丈長，寬有兩三丈寬。那欄桿上面的石頭獅子，刻得才細緻呢？一個大的獅子抱着四五個小獅子！隨你多們有耐心法兒，反正你是數不清楚。

張 唉！這種工程真是又偉大，又細緻！全中國，不，全世界你就找不出第二份來。

張 每忘了，頤和園裏不是也有這麼一個十七孔橋嗎？

孫 那，那就完全是仿着蘆溝橋造的呀！這些年來中國自己南打北打的時候，什麼橋，什麼城全都炸過，就是沒有動過這座橋，就爲的是一個古蹟呀！

張 這會，輪到鬼子的手裏他們，

孫 他們，他們不給毀掉了才怪！

張 像這種古蹟，輪到了咱們手裏，要是送給鬼子們給毀了，那纔是咱們的罪過呢。

(這時李大姐還沒噴打彩的糞杆子外面走近這裏)

張 (嬉笑的態度) 呸! 大姑娘還不回家去, 半夜三更的在外面幹什麼呀?

李 老總! 你們在這兒——

孫 放哨!

張 鬼子快來了! 還不躲起來, 像你們大姑娘家——

李 大姑娘家怎麼樣?

張 大姑娘家, 鬼子們見着大姑娘們可放不過, 他們會——

李 (忿忿地) 放不過, 哼! 正等着他們來, 要跟他们拼命呢!

張 嗚嗚! 可別道們說, 挺好的。一個大姑娘, 回頭要是給鬼子……那叫人多們心痛呢!

李 張老總, 可不許你道們胡說!

孫 老張, 什麼年月, 你還有心開玩笑呢!

張 得得, 我不說了! 你們有理, 難讓你們是鄉親呢!

李

鄉親，鄉親又怎麼樣？誰不知道我們的老家給鬼子搶去啦！來到關裏受人家的氣！

張

呸，別說啦，誰敢給您氣受呢？我們這兒不論是老百姓，當兵的，見着東北老鄉不就像是見着自己人似的，瞧，幹嗎呀，小嘴兒氣得像個鼓槌兒似的，（用手去摸大姑娘的臉）這又何必呢？

（臉）這又何必呢？

李

（推開張的手，正色說）張老總，別這麼不老實，留神我罵起來！

孫

老張，玩笑開得太過火了！

張

是，是不關啦，您可也別生氣！

李

躲開！讓我走！

張

是，您請罷！（讓開了路）

李

（看見張這個樣子，氣色反和平了，半壞半恭的罵）臭大兵，缺德鬼！（走進村子去了）

孫

老張，你何苦呢？招人家罵！

張

（嘻嘻的笑）我這個人，哼，就是這們嘻嘻皮笑臉的，平常我見到了李姑娘，總愛找她開開

玩笑，我就是有點誠心，專逗她這個小脾氣兒，當時逗得她說「我要罵啦」我就完事。總聽她這麼說，可是從來沒聽見她罵過人，頂多罵兩聲臭大兵，缺德鬼，算是罵到家了。

孫 這姑娘，火性大，可是脾氣還算好！

李 可不是，今天算是碰着她不高興了，不然，她才不會是一種就生氣呢！

孫 今天，什麼事？我看見她走過來的時候就低着頭。

張 (垂頭喪氣) 呵！是啦，昨天我聽人說——

(這時劉大媽氣呼呼的從村裏走上來)

劉 (自己叨念) 還不回來，還不回來，這還不是給人家抓去了嗎？(擡着走出村子)

孫 劉大媽，你那兒去？(攔住了她的路)

劉 我那兒去？我知道我到那兒去呀！當家的一天一夜不回家了，叫我到那兒去找呀！

張 什麼？劉大成還沒有回來！

劉

回來！我跟我大姑娘整整地找了一天啦，連個影子都沒有看見！（說完，急急走）

孫

（繼住）劉大媽，你別出去啦，現在這兒都緊急戒嚴啦，鬼子們要進村子，兩邊就要開

火啦！

劉

什麼？要開火？

張

對啦！鬼子兵一個勁往這邊開，看看就要進村子了，我們上邊有命令，一定要死守這個村子，您想，您再跑出去不是要送死嗎？

劉

（驚叫起來）什麼？鬼子要進村子，當家的又不回來，我的天！這可叫我怎麼辦呢？

孫

這時候光是着急也沒有用了，還是好好的躲在家裏，別再東找西找的了！

劉

不行！不找那兒行呢？人不回來，反正我也得急死。孫老總，別攔我，我還得去找去！

孫

劉大媽！別這樣！回頭再出了亂子，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劉

老總！誰跟你鬧着玩兒呢？可是當家的不回來，我還是一個死，要死索性死在一塊兒，

鬼子們弄死他，就手兒把我也弄死罷！

張 劉大媽，你無論如何不能出去！

劉 什麼？誰敢不叫我出去？誰不叫我出去我跟誰拚命，再不叫我出去，我就撞死在這兒！

張 （看著她真要去，驚可奈何的嘆）好，好，你別撞！（向孫）老孫，你放她過去罷！

孫 （驚委）好，好，你去找罷！（欲進地）劉大媽，早點兒回來罷，天這末黑，當心點！

劉 （一踏走，一踏回身）好，不叫我過去！不叫我去找好……

張 （望著她的背影搖一搖頭）唉！這老婆子，真可憐，看樣子都快急瘋了！

孫 （半響不響）哼！我們當兵的，保國，安民，國家快亡掉一半了，民呢？老百姓呢？快給鬼子給

殺光了！

張 老孫，別提那些話了，過去的事，鬧糟了怪不着咱們當弟兄的，眼前，你就看罷，上得

戰場，一槍一刀，拚着性命去殺鬼子，那纔對得起咱們的老百姓！

孫 我看見這些老百姓受着鬼子的氣，我就覺得痛心！回頭想一想我那老家，我那給鬼

子搶去快六年的老家，那兒老百姓的日子，是怎麼過着呢？

張 (拿住他) 別提了罷，朋友，東北是你的老家，這兒不是我的老家嗎？罵那一個王八旦

心理不氣得慌！

孫 (歪著頭，弄著錢，歪歪自己在叨念著) 都依著我們當弟兄的意思，他媽的，早就 (突然大聲)

跟鬼子幹起來了！

李 (匆匆的跑上來) 孫老總！你看見我大姨媽跑過去了嗎？

(孫正歪弄著錢，沒有聽見)

張 看見了，剛走出村子！(很嚴肅的)

李 (很不快活地) 誰理你！(想著也走出去)

張 (攔住他) 大姑娘，你不能再出去啦！

李 (先還是不理他，以爲他還在開玩笑，正想用手推開他，塞給出去，可是——)

張 (正色地) 大姑娘，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事情嚴重極了，假如日本兵再要進村子，我們就準備抵抗，戰事就發生了！

孫 是的，剛才劉大媽要去找劉大成，我們勸了半天沒攔住，大姑娘，你是明白的，白扔掉自己的性命真犯不上。

李 可是我大姨媽呢？她——

張 你放心，她一會兒就會回來，她走出了村子，遇見了別的哨兵也會攔她回來！

李 爲什麼你們——

張 我們勸她不聽，平常都是熟人，又不好怎麼樣她！你看罷，遇到別人一定會押着她回來。

孫 你坐在這兒等等也好，馬上就會回來的！

李 (捧一捧黃泥上坐下) 唉！也難怪我姨媽還不死心，實在這事也太讓人象想不到。

張 大姑娘，你想他還能回來嗎？

李 我是這麼盼望着呵！——不回來，我跟我大姨媽怎麼活下去呢？

張 我勸你還是死了，算了！

李 (急) 什麼?

孫 大姑娘，往開裏想罷！我看……

李 你們都說……

孫 是的……

李 什麼？我姨父……

(孫不忍再說下去，却望著李姑娘搖一搖頭，冷冷地看著她。)

李 (急得淚流出來了) 他，他不會回來了嗎？

張 (復復地搖一搖頭)

李 什麼？你們都說……

孫 (勉強用話管他解釋) 大姑娘！你得明白，鬼子這次不會是演習，少不了又和那年關外

一樣，又來那麼一手哩。

李 (大驚，半天才說出話來，滾著眼淚也蓋了下來。) 鬼子要打，又追著我們打到這兒來啦！

孫 不用哭，也不用怕，這回我們不會退讓，不會給鬼子們佔便宜了！

李 (悲泣著) 老總，你們看，就是那年九月十八，也是這麼一個晚上，我的家給鬼子們一把火燒了，我的爸爸給鬼子殺了，我的媽媽給鬼子糟蹋死了！我逃出了命，可是剩下一個人，好容易纔能夠找到我姨父這兒來，吃一碗飯，活一條命。可是……不到幾年的工夫，鬼子們又追著殺到這兒來，我的親父又給鬼子……

孫 (不忿著) 下去了！大姑娘，別再說下去罷！你跟鬼子的仇恨，正好跟我一樣，因為，我也沒有家鄉，沒有親人，我也是無家可歸的人啊！

張 你們的仇恨，也就是我們的仇恨！你看幾年前鬼子們向你們下的毒手，今天也輪到我們的頭上來了麼？

李 老總！我們的仇人只有一個！
孫 是鬼子！(痛泣地)

張 可是我們的生路也只有一條！

孫 是抵抗！跟他們打！（堅決的）

張 對！我們的教訓也受得多了，到今天，只有起來跟他們打，才能救得活我們自己！

李 真是！我們應該抵抗，我們不應該逃跑！東北亡了，我們逃到華北，華北亡了，我們還逃到那兒去呢？

孫 姑娘，難道說我們命裏該做亡國奴，該挨鬼子的鞭子，該到處逃跑的麼？

張 從這裏起，我們守住我們一尺一寸的土地，然後，我們趕走了鬼子……

孫 我們打回老家去！

李 是呵！鄉親，我們別忘記了打回老家去！那兒才是我們的家鄉，那兒有我們的田產，那兒還有幾千幾百萬的同胞，等着你們去救哩。

孫 姑娘！你是在東北長大的，如果要打回去的時候……

李 我不會落在後面，我會騎馬，我會打鎗，我還有我一肚子的冤孽債，要跟鬼子們算個清楚！

孫 好，我們大夥兒把我們這幾年的新仇舊恨跟鬼子們算一算清楚罷！

(後面聽見有步哨報告聲)

李 老總，聽是誰講話？

孫 排長來查哨了，你回到你那兒去罷！

(孫走開去，李結綫也退到土埕牆那邊，排長帶着兩個衛兵上)

孫 報告：本步哨担任這村口破牆戒嚴，監視敵人，前方平靖，並無敵踪，完結！

排長 (遲疑) 孫啓龍，告訴村上的老百姓，無論如何不要離家一步，因為剛才偵探報告，

敵人正在準備砲隊，安架炮位，大概不出半小時戰事就會發生！我查哨之後，馬上回

去調兵來增援。

孫 是！

(排長下，遲可聽見孫在報告)

李 怎麼？再過半個鐘頭……

孫 你沒聽見麼？排長剛剛說……

李 那麼……（忽然一舉向那邊跑去）呵！我大媽可回來了！

孫 呵！回來了！

劉 （氣呼呼的）不准我過，不准我過！你們比鬼子還厲害嗎？

李 怎麼啦？姨媽？

劉 這還不是鬼子呢，橫得就要吃人了！拿看槍，比着我，說什麼也不准過！

孫 劉大媽，別吵啦，不讓你過去是爲你好！

劉 爲我好，用不着！我不領你們這份兒情！

孫 劉大媽，你知道嗎？鬼子就要開砲了！

劉 開砲，等到了開砲的時候再說呀！

（農民甲丙這時從村裏出來，默著聽。）

甲 劉大嫂，您平常那麼明白個人，怎麼今兒個不講理了呢！

丙 真是，劉大媽，快點回家歇歇去罷！

劉 (像是瘋了似的) 好，小怪子，你高興罷，使劉大爺不回來……

丙 得，我不說話。

乙 (也走出來) 劉大媽，聽我說，任你有什麼事也別在村口上吵！

甲 對，有什麼事，回家去商量著辦！大姑娘，攙着你姨媽，回家去講罷！

(遠處有鬮聲狗吠。)

李 好姨媽，您看着我，回家去再說罷！

劉 (給農民乙牽着耕牛扶牛推的捷徑村去) 回去人也沒有了，回去有什麼意思呢……

甲 (搖頭) 唉！好好的一個人眼看著會給急瘋了！

孫 也難怪，當家的死了，急不死也得……

甲 (看幾隻野狗在爭吵着吠，打架) 呵！可怪啦，這個時候還有狗打架。

丙 許是在那兒搶東西吃。

孫 可不是，我倒沒有留神，我早就聽見了。（狗吵得更利害。）

甲 怪事！地裏有什麼東西吧！

丙 我去看看去！

孫 別出去！戒嚴啦！

丙 看看怕什麼？又不走遠！

甲 撈小子，可有個什麼看頭？

丙 我倒要去看看（說着走了進去）。

孫 快回來！別看啦！

丙 我就看一眼！看到底是什麼？

（這時許多狗在打架。）

甲 這有什麼可看的！

丙 聲（蓬蓬地罵）哎呀！可糟了！劉大爺給打死在高梁地裏了！許多狗在搶他的肉吃。

兩人同聲 呵！

丙 (聽遲來氣吁吁的) 快去看快看！(朝村子裏大喊)。

喂，你們快來看呀，劉大爺給打死了！一身都是血，臨終也給打得流出來了。

(甲丙兩下，這時有許多腳步聲，同時向那高梁地裏跑去，人聲鼎沸，紛紛在談論着；後面忽然聽見劉大爺喘息的聲響，喉嚨啞了，要狂的在喊)

劉 誰說的？誰說的？

(狗打聲)

(人聲喧嘩)

劉聲 是誰看見了？在那兒？

(人們議論得像是一個清清的波瀾)

李 (匆匆地從村子裏跑出來) 我姨媽呢？

孫 在那邊。

(李姑娘急跑過去，劉大爺已經在那兒嘩嘩的哭起來了。)

劉大爺 嗚嗚……天呀！

李興 姨父……

(衆人有的勸，解有的反而陪著哭——隱約的聽見遠遠有炮聲——步兵疾步快走聲。)

排長口令聲 立定！——向右轉——右翼爲基準五步間隔成散兵線，散開！

(孫占樞，兵士二人持槍跑步上，俯著牆，向外預備射擊。)

排長 (揮動著手勢) 弟兄們！去年敵人打豐台，把我們的隊伍逼退趙家鄉。聽罷：現在敵人

又在蘆鰲蘆溝橋了！弟兄們，我們不能再退了！我們，我們要用我們的性命，起來抵

抗！用我們的頭顱，保衛我們的家鄉！弟兄們！上起刺刀來！

(刺刀電光似的一閃，齊齊地裝在槍上。)

排長 弟兄們！上起了刺刀，瞄準了敵人！鬼子來的時候，遠的鎗打，近的刀刺，把欺侮我們

的鬼子兵一齊給趕出中國去！

乙

(正當上刺刀的時候，聽了上來，悲憤的情緒，給那寒森的刀光閃閃得興奮了起來。) 街坊，隣居！現在不是咱們哭的時候啦！現在是咱們跟鬼子拚命的時候啦！鬼子們的大砲就會轟到我們的頭上！我們還等着死麼？咱們大夥兒跟鬼子們拚罷！

(人們響了槍的呼聲，像是個轟天的霹靂，看死屍的人，跑開了過來，想推再看不見每個人的面孔，只見一羣黑黝黝的鬼影，一齊叫出了有力的句子。)

聲 我們跟鬼子拚命！

聲 我們給劉大爺報仇！

聲 我們趕走鬼子！

聲 我們要守我們的老家！

乙 鄉親們！快回家去！有槍的快去拿槍！沒有槍的鋤頭土筐都拿出來！大家挖起戰壕！幫着軍隊守住村子！

(大家應了一聲，匆匆地走了！——亂哄哄的聲中，聽得出劉大爺還在喊着他的丈夫痛哭。)

(黑影中農民甲跪在地上喃喃地祈禱)

甲 土地爺！土地爺！這時候您也顯一顯靈罷！往常打仗，從來沒有打壞過您的廟，今年鬼子發兵，求你保佑……

乙 大叔！鬼子來了，你還拜什麼菩薩！現在，我們不相信誰，只有相信我們自己是可靠的！
(顯大媽哭泣又作)

李 大姨媽！別哭罷！有什麼用呢？大姨父是鬼子殺了的，咬緊了牙跟我們底仇人去拚命，給大姨父和我的爸爸媽媽報仇！

(鬼子放過來第一顆炮彈，正在村子裏炸開。黑影裏，連那個黑乎乎的佛壇也震動了。)

(村裏一陣銅鑼的聲音，混着有無數人的吶喊。)

(對面倏然閃了幾道白光，機關槍瘋狂也似的向這邊射擊。)

排長 弟兄們！鄉親們！鬼子殺來了！想報仇，要活命，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快拿鎗口對準我們的敵人，快放！

(仇和恨的交纏，哀和怒的纏，血和淚的橫流，激蕩，捲擊出光輝燦爛的火花，燃起了神聖的民族解放的

把。

(抗戰的鐘聲)

(軍樂的吼聲)

——幕急下——

「咆哮的河北」舞台設計

這戲的台景又是個外景，假若在鄉間演出，最好就找一個土地廟，龍王廟或任何一個廟的旁邊都可以演出。自然所選擇的地方不會恰如劇中的需要，但是演出者可以盡量利用當地地形，改變一下台景的位置，使演員們的上下場都能適合當地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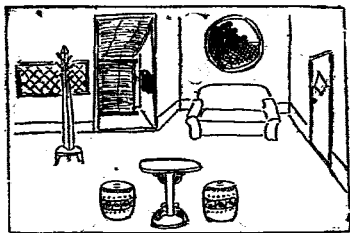
假若是在一個有舞台的條件下演出，那自然可以照着上面的圖，土地廟祇要一角，顯露出門前門前的石級，舞臺廟有一段短短的破牆，占據着舞臺的中央，在台上的左角

比較短矮更靠近台口的地方，可以安置一棵大樹，樹下放上一塊大石可以坐下來乘涼。演員的上下場可以從短牆的後邊，從土地廟的右邊後方，在短牆與大樹間佈置一條大路，路的來處隱約的看出一些小山，或高地。要是有天幕，配上適當的燈光，自然外景不成問題的。但是在鄉間，在較小的城市，物質條件不大方便的地方，天幕可以用一塊較大的淺色幕布（蔚藍色最好灰色亦可）。假若沒幕布，就是白色的牆也可以利用，不過演員們，舞台工作人員們，必須在啓幕前分配好，不然啓幕以後就不便穿來穿去。

在演出時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排長上場時，正在老農被日本兵打得很兇，而老農又在號哭哀求喊着：「諸老總饒命！」這時排長一上來，觀衆很不容易分清，小山背後的老農到底是被日本兵打呢，還是被這位排長打的，這個不顯明的地方最好能在演出時加以注意，稍加修改。

上 城

作 漸 社



城上

杜漸

時間 一九三七，七月七日。

公孫真，陣圍居。

地點 宛平，西門城上。

魯子高，三十四歲，中士班長。

人物

王正英，廿九軍連長，二十六歲。

鄭氏，其妻，二十五歲。

顧漢田，妻兄，三十一歲，從前在天津當

其餘兵士若干人。

傅合兵。

李大爺，裝火拉車，沙某的小販，五十六歲。

陳永剛，十九歲，二等兵。

景 一段古老的城牆，有些地方還長滿了亂草和小樹，有些地方稍為傾頹一點，傾頹的地方，現在已經補堆了沙袋。城牆的各處有好幾個高低不一的土堆，沒有坐或靠的地方可以馬虎坐靠。遠遠一勾月光照着這古老的城牆，牆下死一樣的靜寂，偶爾才聽見河水沖擊發响，有時也傳來鼓聲狗吠。

幕啓時，陸永順搭槍在城牆梁口上，背上背的大刀正對着觀衆的眼，他時而向城牆外面注視，時而掉過頭來看魯子高，魯子高正坐在一個長滿了亂草的小土堆上擦火柴吸煙，槍斜依在他的左肩上。

魯 媽的，你（指大卷）也跟老子搗蛋，鬼子才跟老子搗蛋哩！

陸 （掉過頭來，手還是攪著槍）甚末搗蛋，你自己不小心，你忘記了你是在牆子上，有風呀！

魯 我還不知道有風？就是知道有風，所以我說搗蛋呵！

陸 那嗎你別吸牠就不搗蛋啦。

魯 別吸，我可就辦不到。

陸 辦不到，（蓋長聲言）沒有吸的時候你就可辦得到了。

魯 到那時我自個會想法。

陸 想法，這份想法的心拿去對付鬼子就不錯了。

魯 呵，（火柴沒點燃，煙也不吸了，他站起來）你看不起我，（希罕）你以為我只知道吸煙，別的

什末都不知道了嗎？唬壞你，我們在喜峯口的時候，你還沒進營哩！

陸 是到是。不過我看你那懶塌塌的樣子，守營子還常常想到吸煙，我真不大相信。你對鬼子會……（沒幾響下去，好像聽見牆下有什麼，馬上就把頭裝過去了。但一會又覺得像沒有什麼，又把頭掉過來。營子亂響到他笑。）

魯 噯，我說你小子就是小子，耳輕骨頭嫩，屁沒聽見就好像有了什末，你以為打鬼子就像你那樣（比姿勢）爬在牆子上，眼睛死盯着就可以了嗎？

陸 那可不是這樣。

魯 鬼子還沒放槍哩，放槍了再爬起不為遲。

陸 是，你有種，你老軍伍。（語聲重實，身子還是爬起沒動。）

魯 種到沒，老也不老，不過比你多打幾天槍，多見過幾回槍火。（忽然一頓小貓跳的一聲，經過，魯子真的眼睛馬上奇異的盯著，陸子順到好笑起來了。）

陸 老軍伍會怕小貓。

魯 誰怕小貓，這個時候，你可不要輕看小貓，小貓說不定也是鬼子放來偵探的。

陸 哈哈，（愈是笑得大聲了）只聽見鬼子放狗子過來做偵探，可就沒聽見放小貓過來。

（這一來到把魯子弄弄得不好過起來了，他丫把烟掏出來說煙大紫，臉也抹開了。）

魯 我說，小陸，這回的事情你看幹得起來嗎？

陸 這個當然要問老軍伍嘍。（蓮皮笑臉的）

魯 （走，蓮水順身子，並在他肩上一拍）瞎，說正話，怎末又鬧起玩笑來呢？

陸 好好，說正話，不開玩笑，那嗎你請說吧。（仍然嬉皮笑臉的）

魯 我看呀——又幹不成。

陸 爲什末？（寫上嚴肅起來了）

魯 忘記了臺台的事嗎？

陸 恐怕這回不一樣。

魯 一定一樣。

陸 爲什末？我不明白。

魯 我說你聽。

陸 好。

魯 幾天前，我聽我們連長說，（厚上又把頭搖開，聲音也小了）可是你別向旁人說。

陸 唔，你還不相信我嗎？

魯 相信是相信的，不過這事情不比旁的玩意，一不小心……

陸 我一定不向旁人說，你說好壞。

魯 連長說，我們老總決不會幹的，因爲老總週圍有好些個辦鬼子吃飯做官的人，他們

不願老總同鬼子幹。

陸 那在喜峯口的時候，怎末一下就幹起來了呢？

魯 那時跟現在不一樣呀！

陸 有什末兩樣，還不是帶了咱們這樣多的弟兄——也許還少點哩！

魯 不是弟兄多少的事，是我剛才跟你說的，靠鬼子吃飯做官的人太多啦，他們都不願老總跟鬼子幹，而且（兇惡的吸一口煙）老總現在又是什末委員長啦。

陸 我看這些個全不相干。

魯 全不相干？想想豐台的事，那時誰說不會大幹起來，可是……

陸 那只能怪營長要退。

魯 嗯，說你小子真是小子，一根脖子拖到屁股裏，營長沒有老總的命令就敢退嗎？

（舞台燈暗靜寂，陸永順思索了一會，好像已經想通了，但又覺得不服氣的，馬上又說起來。）

陸 照你說，這回一定是幹不成了。

魯 我想是的。（將煙捲頭一丟）不過這一回要是再不幹，我們的老總怕就再不能安坐在

北平城裏了吧！

陸 這……道是什末意思？（望着魯似的）

魯 還不是很明白的嗎？豐台丟了，這就是說老總的東西失了保護，這話當然不消說，要

是這回盧溝橋再一丟，老總的西面不是也失去了保護嗎？老總也跟咱們一樣是個
人，假如他的兩隻腳都丟了，右手也快丟了，只剩一隻左手，他就有過天的本事，他也
幹不了什末。

陸 這樣說來，老總爲了他自己，也一定要幹嘍。聽說臺台撤兵老總還有些失悔哩！

魯 這我到沒聽說，不過我總是執心老總週圍的那些個靠鬼子吃飯做官的人太多了，
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會把老總弄得頭昏的。

陸 這也有道理，不過像你所說，老總爲了他自己，能不能夠安居在北平，我想他是會幹
的。

魯 這就得看往後的事實——也得看我們弟兄哩！（說完又擦一拭額上的汗珠。）

陸 我想弟兄到是沒什末的，只要有命令，說幹就幹。

魯 是呀，就是在這呀，弟兄可以接到命令說幹就幹，同樣也可以接到命令說退就退呀！
陸 這是沒辦法的事呀！誰敢不服從命令？

魯 所以我說就要看我們弟兄能不能夠，會不會……

(遊蕩石邊走來一個人影，陸水鳳首先看到，接著魯子高也看到了。)

魯 小陸，你看是誰走過來了？(說着就把槍攔起來。)

陸 (也把槍攔住，往前注視，看見人影愈走愈近，馬上就叫一聲「口令」，沒見回答，魯子高開口了。)

魯 不答言我就要放槍。

鄭 (人影愈走愈近，已經可以看出面目了，是連長太太) 不要放槍，我找連長。

魯 呵，(二人齊聲) 太太。

鄭 連長在嗎？

魯 現在不在，大概巡邏到北門那邊去了。

鄭 那個時候回來？

魯 這可不知道。

鄭 好，魯班長，勞駕，連長等一會來，你告訴他，回家一趟，有要緊事。

魯 是，我一定說。

(鄙下)

陸 老魯，她來幹什末？

魯 有什末幹？還不是一個人睡起……

陸 都跟你一樣？

魯 好小子，不要嘴硬，誰都要經過一回的。

陸 (感到沒話說，只點點頭，但並不是同意。)

(遠遠傳來賣火拉車沙裏的聲音。)

陸 老魯，水壺早沒水了，渴死啦，叫賣火拉車的來買幾個吃吧。

魯 有錢嗎？有錢就請客。

陸 放心吧，不會要你破鈔。

魯 小子人小嘴厲害。(說了就叫賣火拉車的聲音那邊過去，快走邊喊火拉車沙裏。)

販 那裏要？那裏要？（聲音愈喊愈遠了）

魯 西門牆子上。

販 來噠，請等等。（一會，一個手提火拉車、沙菜籃子的人上，看到魯子高就把籃子放下）啊，老總辛苦噠。

魯 那兒話？仗還沒打哩！

販 買幾個，老總？

（魯子高還沒答，陸水順叫起來了。）

陸 喂，拾過來呀！

魯 （無忘去了什麼似的）對對，拾過去呀！

販 是。（小販拾起前走，魯子高跟在後面）

魯 小陸，吃什末呢？火拉車碼？還是

火拉車澀嘴，還是吃沙菜吧！

魯 好，就沙菜吧。（面對小販）有沙菜碼？

販 有的，零幾個？

陸 一人五個。

魯 我只要三個，我要兩個火拉車。

陸 拿兩個火拉車。
販 是。

（舞台上暫時靜寂，魯陸兩老總狼吞虎嚥的在吃東西，小販一邊看著。過一會，小販更強西這像有所察覺的，他喊了一聲「老總」，但馬上又停下了。聽見這個，魯于高就斜抬起頭，東西可還是沒有忘吃。

魯 叫喊行末？

陸 錢嗎？吃完就給你。

販 （只擺擺頭，擺頭也是慢慢的。）

魯 這老頭兒真古怪，叫了又不哼氣。

販 沒有的事，我想問問你們。

魯 問什末說呀！我們又不是軍閥隊伍，你難道還怕嗎？

販 不是，我想問這回幹鬼子幹得成不？

魯 你說幹得成不？

販 我說一定幹得成，（話說得斬金截鐵一樣）有你們這些老總還怕幹不成嗎？

魯 話到說得好。

販 老總爺誇獎。

魯 老總爺有屁用，老總爺跟你一樣，肩上海掛根槍，沒用的。

陸 噲，（覺得奇怪了）老魯，這是什麼話？

魯 什麼話，不折不扣的真話？

陸 你有槍了不會放？

魯 放是會放的，准不准放哩！

陸 那你怎麼能說同買火拉車的人一樣呢？

魯 有什麼分別？怕還趕不上哩！賣火拉車的可以隨他的意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還要受人管哩！

販 老總爺，你們別吵呀！

魯 吵什麼，不要大驚小怪的。

陸 告訴你，（頭頂着擔子也半轉過來，右腳不踏在一個土塊上，面對着小販）這回一定幹的，我情願死在這裏，我也不走。

魯 好小子，有種。

陸 有沒有種，這時候你當然不會相信，往後看吧！

販 老總，是要幹的，不幹不得了，你們一走，鬼子一來，我們就不要想過日子了。

陸 是的，我們不能讓鬼子來。

販 是的，我們不能讓鬼子來，想想，鬼子還沒來的時候，就在到處佔地方，修飛機場，修什麼站，什麼站，今天打靶，明天演習。前幾天還拉夫，我的隣居張六哥，文七弟從長辛店

回來也被他們拉去了，有好多人都這樣活也不敢出去做。

陸 就是呀，我們還能讓鬼子來嗎？（着急裏裏）沒來還這樣，來了可真不得了，像響堂，隨便佔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哼一聲氣就……（說着把槍架口上撞出來炸前一刺）老魯，你說是嗎？

魯 是到是，我們團長就常常說，用了老百姓的錢，老百姓辛辛苦苦的供養我們，我們不能保護老百姓，讓老百姓安居樂業，我們太愧為一個中華民國的軍人了。（說時間儘起比團訓時的姿態）是的老頭兒，我們一定要幹的，我們決不能讓鬼子進宛平城來，我們要保衛宛平城，我們要保衛我們的老百姓。

販 老總爺，應該這樣幹，我的這條老命也願同你們一起去拚。
你到用不着，你還是去做你的生意，不過……

陸 不過，你到要小心，防範那些跟鬼子做漢奸的人，一知道就報告我們。
販 這一定，老總爺，（着急如有所屬）都是中國人，爲什麼一定要去替鬼子做事呢？

誰說不是這樣？

（遠遠走來一個人影，步子很急促，魯子高又把槍端起了，但一會就把槍放下，馬上喊「敵蹤」，連長來了。）

（王一眼看見小販）你是幹什麼的？

（小販沒答，魯子高替他答了。）

報告連長，他是賣火拉車的。

怎麼？戒嚴時候，你賣到牆子上來了。

（小販正要回答，魯子高替他答了。）

報告連長，因為水壺沒水，陸永順渴死了，我們聽見叫，就叫他上來。

連長要吃嗎？（隨手取出兩串）

（垂頭）我不吃。（魯子高轉語魯子高，水壺）戒嚴時候，什麼都要小心，日本人到處都有奸

細哩！（魯子高對小販）以後不要到這一帶來賣，有危險的。

是。（答完了，就提起籃子預備去了，陸永順喊他不忙，說了就在袋裏摸錢出來數給他，他拒絕）那兒

話？老總爺替我們打鬼子，這些幾個火拉車算什麼？

陸 唔，小本營生，怎麼可以？

汪 接過去吧！

販 是！謝謝連長。

(小販下)

汪 剛才有什麼嗎？
(連長各處看，又拿起望遠鏡往城外看，營子高們的舉動也跟著連長，一會連長向營子高。)

陸 一個小貓。

魯 (懸快極了點頭) 什麼小貓，報告連長，太太來過去，說有要緊事，請連長去一趟。

王 什麼？這樣緊急的時候，還能離開牆子嗎？真是婦道人家，死不懂事。(雖這麼說，心裏好像

有什麼心事似的，鼻子和眼睛有點焦住一樣的樣子。正無可如何，營子高又向他報告了。)

魯 報告連長，那邊太太來了。

鄭 啊，(邊跑邊來)正英。

王 什麼？

鄭 我已經來過一趟了。

王 有什麼要緊事？

鄭 哥哥(剛說到這裏，馬上就回頭兩個，兵話也停下了)。

王 漢田又來了是不是？

鄭 是的，來好一陣了。他叫你去一趟。

王 去幹什麼？

鄭 他說有要緊話跟你說。

王 嘿，沒想到這時候，我能夠離開嗎？

鄭 那怎麼辦呢？已經來好一陣啦。

王 (想了一陣)叫他來這裏吧。

鄭 好，(轉身就走，馬上又被叫轉來)還有什麼？

汪 (擡了一陣，沒有什麼，去吧，快點。太太下去後，馬上就叫管子、陸永順)你們到那邊去巡邏看
看。

陸 報告連長，是。(雖然答覆是，心裏却有點懷疑，走走停停回來，連長也沒管他們)

汪 (自言自語)看他來又有什麼話說？看他來又有什麼話說？

(在台上踱來轉去)

(太太從幕後上)

鄭 正英，哥哥來了。

汪 來了就過來呀！

鄭 哥哥過來呀！

(先是嬉皮笑臉的，但一看見連長那個不開心的面孔，馬上就嚴肅起來了，大步走過來)正英，你好。

汪 漢田，你好？

漢 我有什麼好不好，好靠你們，不好還是靠你們。

王 這是什麼意思呢？

漢 這還不明白嗎？有這樣一個連長妹夫，還不是好壞都在人嗎？

王 到想不到你今天說起這個來。

漢 我是早就要說的，從天津來以後，什麼事都沒作的。要不是有你妹夫，我怕還不是餓

飯嗎？

鄭 哥哥，你怎麼啦？

漢 妹妹，沒有什麼，我說的真話。（又對著連長）正英，你說是不是我真感激不盡哩！

王 既是自己內親，何必儘說這些，不生疏都弄生疏了。（稍停）喂漢田，怎說有要緊話跟

我說，什麼要緊話，就快說吧，這樣緊的時局，你們還是早些回去的好。

漢 沒有什麼，不過還是那一套舊話。

王 （聽到這裏，忽然眉頭一皺，但並沒有做聲）

漢 我知道的，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但是，（嚴厲往各處一步）人就怕至死不信，（這話說得非常沉重，說完就把手往背上一背，想走開步的樣子。）

王 （走進一步）漢田，你講什麼？你那一套我已聽厭了。

漢 你厭，我還沒厭哩！

王 你的心已經被墨染了，你當然不會厭。

漢 好，正英，（有點生氣）你竟罵我，（把玉袖一擲，但也只是擲而已。）

（太太見著，急得什麼似的，趕緊阻擋她的哥哥。）

漢 妹妹，你放心，你真糊塗了，我敢打老總爺嗎？

王 （沒說話，只把盒子炮的盒子夾撲一撲，也點點頭。）

鄭 哥哥，我看你多喝了點酒呵！

漢 （沒理，仍然對著連英，態度更加的嚴厲起來）我說，賢妹妹，你到底想過我的話沒有？現在已經不是再可以拖延的時候了哩！

王 我不能同你一樣，我愛我的國家。

漢 嘿，（冷笑，淚冷笑大家把吃驚起來）國家，愛你的國家，中國還能算個國家嗎？

王 漢田，（忿忿地）你這是什麼話？

漢 什麼話？我已經不照一次跟你說過了，中國是不能算國家的，你看你們的中央政府對於那一次的抗日援助過來？那一次不是孤軍抗戰？並且……

王 你不要說下去了，你簡直，簡直忘去了你也是中國人，你竟說起「你們的中央政府」來了。（特別沉重）

漢 不是你們的，難道是我們的。

王 好，你這個甘願做亡國奴的人，我不願同你說了。（單身就要走，太太一把拉住）

鄭 正英，這何苦來呢？哥哥就說得不對，他到底是哥哥呵！

王 我不希奇這種哥哥。

漢 我可是希奇你這種妹夫。

王 我不願跟你說話。

漢 我一定要跟你說，我一定要跟你說。

王 好，你說吧，你有話你儘管說吧。

漢 你自己傻頭傻腦的幹，誰知道你打死了還不是活該。你們好幾個人，人家多少人？你們是什麼砲火，人家可是什麼砲火？當砲灰是你，得名得利是人家。你有什麼值得？你憑什麼值得？我不過爲你着想，爲你老家的一家門着想，你的孩子們着想。

鄭 正英，哥哥說得對呀，你幾個人夠什麼？你傻頭傻腦的幹，幹死了我們靠那個活？

（注：雖然，可是還很鹹，又向漢問）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王 你都說下去吧！

漢 聽我的勸，斷了幹的念頭，要是能夠這麼（比開城門的姿勢）不光是可以得（讓委出一個綫包）還可以編團長哩！要沒勇氣幹這個（又比開城門的姿勢）就不要還擊都成，反正利

王 漢 王 鄭 漢 王 漢 王

用你的地位騙服你的那些老粗就得。

(已很生氣了，但還是做得很鎮靜)還有說的沒有？

沒有了。

你沒有了，我還有。

也聽聽你的吧！

別說啦吧！

(同時都阻止她)什麼？

我告訴你(畫通一步)姓鄭的，你這個好哥哥，你教人幹什麼！你教人子子孫孫都不得翻身嗎？我不能同你比，我走了好些地方，見過好些世面，可是都沒有你去一趟天津了不得，你竟把你中國人的面子都賣了。現在我沒有什麼話再跟你說，我向你明白宣佈，你那些話都是放屁，姓王的身雖不如你是書香之家，但還是清白之身，祖宗起就生在中國，決不能跟你一樣連自己中國人的面子都不要。

漢

說得對，（感到有點沮喪，但馬上就堅決起來）就看你死披着你那層高貴的中國人面子會做什麼？（說了就裝着想走，前一步又掉過頭來）不過我總是替你可惜，人最怕的就是至死不悟，想想，有什麼好，這樣傻頭傻腦的傻幹，你的血還沒乾，人家又已經在大餐桌上對面喝酒嘍。等一會日本人一開……（沒說完車身就走，被盜賊一把抓著，太太驚明其妙，只是叫聲漸漸，又叫聲正亮）

汪

日本人等一會開什麼開槍嗎？

漢

誰知道他要開什麼？你說他開什麼他就開什麼。

汪

好，硬的嘴。（說完就把漢回往右手邊一揮，漢回坐跌下去了）想不到你竟做了日本人的漢奸。

漢

好，你竟打人，你竟打人，看了還凶得了好多時候？（勉強撐起身來，右手往右邊道包裏一摸，摸

破連長警見了，過去把他的手按著。）

汪

怎麼？你還想？

漢

打不死你？

鄭 王

（還是吹呀，管子高，陸永順走上來了，太太走過去抱着他。）
正英怎麼？你到底要怎麼？
屁怎麼！（把太太反手一推。）

（管陸走近連長跟前）

陸 王

報告連長，什麼事？

陸 王

捉住一個漢奸。（用嘴朝漢田一吹）

陸 王

那不是舅老爺嗎？（都表示吃驚）

王

什麼舅老爺！

鄭

正英，你到底怎麼啦？他再說得不對，他也是爲你呀！

王

站起去，爲我，你問他自己。

鄭

哥哥。

漢

別嚷，你孀的好丈夫！

汪 陸永順（連長站起身子）把他押起來送到團部去。

鄭 正英，你到底怎麼啦？（雙子有點嚇了）

汪 （不諱，帶著漢語）我常常看你不起，說你一個文弱的書生，想不到你的胆子到還不小。

居然能夠替日本人到城上來煽惑軍心。

汪 （只冷笑）看你還凶得了多少時候？

陸 （這時陸永順已經走了過來，雙子就把漢語說完了。）

報告連長，就押到團部去嗎？

汪 （點頭，就聽見轟的一聲，接到就是，拍拍拍，的機關槍聲。）

漢 （聽到這槍聲，他得意的笑了）看你還凶得了多少時候？

汪 日本人真開火啦，魯班長，叫兄弟們預備。

鄭 （不知所措，一個人哈，一個人竄也）我們回家嗎？我們回家嗎？

汪 （沒理）陸永順仔細看看他（最後就把他當女野戰軍，連發，吹，傳令兵來了。）

王 連長，上面的命令，不准還擊。

王 這是什麼話？

漢 什麼話！（冷笑一聲）不准還擊，落在我口說就是賣中國人面子。儂子儂幹有什麼用？

（大笑起來了，笑得身子滾。）

王 （再也不能忍了，拔出手槍拍的一聲，漢倒倒下。）

鄭 正英你怎麼啦？（攙了連長一下，馬上就撲到漢倒身上去哭。）

（聽到槍聲，叫笛聲，士兵都來了，圍在連長的周圍，有的跪在祭口上，但都看到這倒地的人吃驚，都問怎麼？）

王 兄弟們，他是日本人的漢奸，他要我……

鄭 他不是，他是我的哥哥。

王 他是，他要我開城投降日本人，兄弟們願意嗎？

衆 不願意。

王 現在我已經把他幹掉了，城外日本人已經開了槍，演習已經成了真正的打仗，但是

弟兄們，上面又來命令不准退擊。弟兄們想想，我們忍了多次，從喜家口以後我們就一直忍到今天。去年豐台我們就該打了，但我們忍了，我們退却了。我們還能忍嗎，今天？

衆 不能再忍下去了。

王 我們再忍下去，那裏是我們的退路？我們到那裏去？老百姓還要我們嗎？老百姓辛辛苦苦供養了我們這樣多年，我們能讓日本人來殺他們嗎？

衆 不能

王 弟兄們，我們要退擊，我們要抵抗，我們要死守我們的宛平，我寧願給中國人槍斃，我也不願白白給日本人打死。弟兄們，預備，（說完後我拔起手槍往外一放，伏在城口上的十兵們也跟著放，沒有伏在城口上的人也去排陣放槍，轟全下，但傷開槍聲，喊殺聲。）

「城上」舞台設計

這個戲是個外景，在鄉間很易上演，同時這裏有忠勇奮鬥的兵士，有赤胆忠魂的連長，有狡猾而祇知圖利的漢奸，也有不明大義，沒有國家觀念，祇看見個人利害，而圖一時苟安的連長太太。比較重要的演員，都有相當明確的性情，因之祇要演員稱職，很可以當作報告劇來演。也許有人會因為這戲中的故事是發生在城上，置景比較困難，但是在鄉間演出大可不必爲了這點大發愁，故事發生在城上，上演時就變下來好了，就算牠發生在某一個軍事要點，隨便堆上點沙袋，弄上點鐵絲網，或是在某一個廟前，橋頭都可以上演的。

假若是在舞台上，祇要在舞台的裏面放上一些城梁形的木板，打上燈光，襯托出方面的一部也是在城上，在離台口近的地方舞台的一角堆上一些沙袋，用些小樹雜草來表示這是平時人不常到的地方就可以了。致於月亮，假若有天幕，在幕後放上一個燈，燈上剪一個月形的厚紙遮着，緊靠着幕，就亮一些的火油燈也是可以做得像的，若是沒有天幕，就連月亮也不用，也沒有關係。

古城的怒吼

王震之作

我们的洪流是
日本鬼子造的！

古城的怒吼

人物：

陳啓明：廿歲，學生。

陳太太：四十歲，啓明的母親。

張維勝：卅五歲，陳營長的副官。

陳振國：四十三歲，營長。

陳麗琳：十八歲，陳營長的姪女。

時間：一九三七七年七月廿日。

地點：北平。

佈景：

在一座四合房裏，這是一間房，佈置得象是一個客廳：兩張沙發，一個圓桌，放在室中稍靠偏左一點的地方。右邊靠牆擺着一個茶几，和兩張藤椅子。對面是一個通內室的門，門上靜靜地懸着一個淺藍色的紗門簾。門外有一個電話機和一個衣架。正後面便是通向外的風門，和兩扇寬大的玻璃窗。夏天

的早晨，太陽光雖然射不到這間屋子裏來，但是走廊上的光線，反映得這間屋子非常明亮。
幕啓時啓明一個人坐在沙發上，手裏拿着一疊紙，正在翻閱那上面的詞句。後面院子裏環繞着一下

一下有節奏的響着樂器，隨着那沉重而吃力的聲音，聽到他哼着他樂真的歌歌。

(衝鋒——凌編作)

哩達噠哩噠哩，殺

咚嘯，咚嘯，衝

我們是救國的弟兄，

我們是中國的先鋒。

衝破鬼子的隊伍，

刺透敵人的心胸！
不怕鬼子計無窮，
不怕敵人鎗砲兇，
掄起大刀，天翻地動，
收復失地，消滅敵踪。
頭顱作酒杯，
敵血醉黃龍！
我們要自由獨立，
我們要世界大同，
殺盡仇寇逞英雄，
血染河山滿地紅！
哩噠哩哩哩噠哩，殺！

咚，咚，咚，咚，衝！

——啓明聽到了這歌聲，心裏感到極大的興奮，正當他唱到最後一句的時候：

陳太太（在室中隨著屋子震）

張德勝！張德勝！

啓明 您喊他幹嗎？媽媽！

太太（走了出來）去跟他說，叫他別唱啦！

啓明 爲什麼呢？媽媽。他唱，就讓他唱去好了，人家劈劈柴劈累了唱兩句歌，有什麼關係呢？

太太 他唱別的，那怕是唱小調兒呢，我也不管，你聽他唱這軍歌！

啓明 軍歌，怎麼的，唱不得啦！

太太 唱得回頭唱得給咱們胡同口兒上住著的那個高壓棒子聽見就好了，

啓明 聽見就聽見，怕什麼？

太太 你聽，你現在說得這麼好聽，真惹出嘔子，來你也就不橫了。

啓明 胡同口上那高麗棒子有什麼了不得？你看，這兩天地面兒上把城裏所有的漢奸，

流氓，都捉得乾乾淨淨，他們嚇得還敢動嗎？

太太 不敢動！你知道他們肚子裏藏着什麼鬼呢？總不得不防着一點！

啓明 得啦！輪到他們鬧事，那北京城還了得啦！他們只要一動手，還不早讓胡同裏的住家戶給收拾了！——哼！說的，他們還了得啦！

太太 （不和他爭辯）總不聽！總不聽我說的話。將來惹出嘍子來你去擔，我可不管！

——說着，一賭氣又走了進去！

啓明 （望着他媽的背影）這個也怕，那個也怕，一個臭高麗棒子有什麼可怕的？張德勝！

聲 （停止了劈劈柴的聲音）有！

啓明 你去看看報來了沒有？
是！

——從門跑到門口去拿報，這裏，啓明把那幾件擋到白制服的衣袋裏去！

德勝

(戴紅紅的，像是吃過了酒，滿頭大汗，舉着一份報紙走進來) 大少爺，早起來啦？

啓明

(接過來報紙，注視幾聲) 張德勝，你又喝過酒啦！

德勝

(吞吞吐吐地) 喝，喝了一點！

啓明

爲什麼又喝酒呢？一會兒給大人知道了又要罵你了！

德勝

(委委屈屈的) 夜，夜裏睡不安生，大早起來跑到大酒缸上喝了兩盅白乾兒！這末

半天了，這股子酒味還是不下去？

啓明

像你們，白天累了一天了，怎麼到晚上還是睡不着呢？

德勝

營裏頭這兩天蚊子太多，又加上一個個心裏都悶氣，吹過熄燈號了大家都還不能睡，轉到鋪上就是聊天兒，值日官值夜來了，大夥兒就不說話，值日官一走大夥兒又聊起來，弄着弄着就是半夜不睡覺，有時候聊到天亮，吹起身號！

啓明

(奇異地) 聊些什麼呢？

德勝

聊什麼？大少爺！你猜我猜不到嗎？有時候正在聊着聊着，聽見蘆溝橋那邊鬼子們

又打砲了，弟兄們一個一個急得光是逢鐘板，恨不得就是這麼着跳下床來，搶起大刀跟鬼子們拚命去！

啓明

（驚奇地，但又覺得很興奮）啊！這樣的？

德勝

大少爺，營裏這兩天簡直弄得沒有規矩啦。昨天夜裏日本兵砲打宛平城的時候，日他姐，營裏簡直快吵起來了，就聽見東面棚子裏搥床，西邊棚子裏講話，亂哄哄的，就跟到了他媽菜市上似的！

啓明

值日官呢？他就不管嗎？

德勝

管！什麼不管？光聽見他一個棚子，一個棚子的罵，嘩嘩！說是誰要是再不睡覺，拉出去挨四十軍棍！

啓明

什麼？不睡覺就挨？

德勝

挨！他不過這麼說說，嚇唬嚇唬就是了！他真要敢挨，日他姐！準得「變」了個小學子的！

啓明 你是說要「兵變」

德勝 不是說「兵變」，是要拉出去跟鬼子們拚命去！弟兄們這兩天一入一肚子的委

屈，誰還敢再給一點氣受！

啓明 （點頭自語） 是了！——好，沒事啦！你出去罷！

德勝 大老爺，今天報上怎麼說，是不是昨天晚上宛平城又幹起來了？

啓明 （低頭看報） 「和平聲中日又搖盪，昨夜炮轟宛平城。」（復覺奇怪） 怎麼？你們會知

道日本砲打宛平城了！

德勝 （詫異地） 俺們怎麼會不知道，聽也聽出來了！是盧溝橋是大井村還是大紅門一

聽就知道！他奶奶的，昨天夜裏那陣砲才厲害呢！宛平城怕要給轟平了！

——太太從室內走出來。德勝連忙鞠躬。

德勝 太太，早起啦！

太太 張德勝，廚子上市回來沒有？

德勝 回來半天了！

太太 買了點什麼菜？

德勝 還說呢，就買了幾塊豆腐，十幾個鷄子兒，先還說配個溜黃菜，再打碗灌兒湯，誰知道把鷄蛋一打開，日他翅！全都是謝黃兒，十個倒有八個都臭了！

太太 (不禁大怒) 這個廚子，光知道賺錢，許是賺錢把他給賺塗糊了！連臭鷄蛋都買了回來！

德勝 那兒去買新鮮的呢，太太，菜市上又沒有賣鷄蛋的，連這十幾個還是跑了三四家油鹽店才湊着買得來的呢！

太太 (無奈) 那，今天開飯吃什麼菜呢？

德勝 我看見他秤了半斤肉，說是公館裏有早就買下的鹽雪裏紅，蒸一個肉餅，再弄一個蝦子豆腐！

太太 又是鹹菜肉餅，蝦子豆腐，吃來吃去總是這幾個菜，就不說買點青菜豆芽的換換

口味。

德勝 今天城門又關了，菜進不來，連豆腐、豬肉都漲了價了！

太木 真是一來就關城，一來就關城！關起城門來城裏的人就別過日子了——去，你去跟磨子說，叫他想法子配幾樣別的菜，四頭招待大人發起脾氣，翻桌子打碗的，那就叫他給我捲鋪蓋，滾！

德勝 (復雜的) 是！是！(沒精打彩地出去了)

啓明 不過，在這亂哄哄的時候，我們也沒法講究。真要是打起仗來，什麼東西都買不着，那就別活着了。

太太 (給道兩句話說：錢賣的買火) 你看你說這種混賬話！這是我瞎講究麼？你去跟你爹說去！

啓明 我爹……(正說着，聽見屋裏有皮鞋聲，趕緊縮住口不說下去)

振國 (走出來，坐在油燈椅子上坐下，氣憤憤地) 張德勝今天抽瘋了！先是在後院裏劈劈柴，

又是劈，又是嚼，後來又在屋子裏吵，他吵些什麼？

太太 誰知道是怎麼的呢？說話就像跟人打架似的！也不是又跑到那兒去喝了點子酒，說起話來滿嘴的撒村，一股子酒味兒！

振國 什麼？這混賬東西又喝酒了？

太太 一身全是酒味兒，誰知道他喝了多少酒！

振國 (忿忿地) 這個混賬王八蛋！啓明，你叫他來，我問問他！

太太 (連忙勸阻) 算了，算了！你理他呢！

啓明 真是，隨便喝一點酒也值得挨頓罵。

振國 挨罵照規矩應該挨軍棍！這幾天查出來誰要是喝酒，賭錢，私自離營，就是四十軍棍，禁閉三天！這混賬東西，我罵過他好幾回了，總還是改不掉老脾氣，偷着喝酒。

啓明 爹，你還不曉得他們當弟兄的，這兩天心裏的事……

振國 有什麼心事？又不出操，又不打仗，還不該老老實實的回到棚子去睡覺去。

啓明 爹，你應該知道這幾天，當弟兄們的心裏，又是恨，又是急，又是納悶……

振國 恨，急，納悶兒，誰不是這樣，他們當兵的起急，俺們當官兒的就不起急嗎？可是，不管

怎麼起急，軍中的紀律不能不守，官長的命令不能不聽！

啓明 恐怕，現在，決不是紀律，命令，可以壓制得住的了罷！

振國 什麼？壓不住？我就沒有聽說過，我帶兵帶了十幾年了！什麼隊伍我沒有帶過？學兵，

土匪！別管他是什麼隊伍，到了我手裏誰敢不服從命令！

啓明 爹！今天的情形可不比往常了！今天當弟兄們的全是一個心，全都……

振國 你聽誰這們胡說，就敢來我這裏磨放屁。

啓明 （嗚嗚地）爹你自己心裏也有數！

振國 （又是對兒子說話，又是像自語）不聽命令，不守紀律，這還了得啦，敢情是要造反！

啓明 爹，這怎麼能說是造反呢？弟兄們的主意是對的，就是爹你自己能說這個主意是

不對的嗎？

振國 這要你說，誰不知道是對的？用得著你這兒來教訓我！對不對是一回事兒，當軍人的總得服從命令！

啓明 (自己喃喃地) 命令，命令要是叫你投降，你也……

振國 (勃然大怒，把手裏的一把摺扇向地下一擲) 混蛋！你們這般毛孩子懂得什麼？也配跟我這兒胡說八道！我帶了十幾年兵，倒不如你知道得多了！不服從命令，軍法從事！再不聽，斃兩個嚇嚇唬唬，有什麼大不了的。

太太 (由其不意的吃了一驚) 怎麼啦！說得好好兒的，怎麼就發着脾氣來了？
(啓明氣忿忿的下去了。)

振國 (幾聲喘息) 不服從命令，誰敢綁出去打靶，看還有人敢鬧事兒不？

太太 哎呀！怎麼動不動就綁出去打靶呢？這個年月，真不像往常了！當兵的一個一個都豁出命去了！你要是這麼硬來，別……

振國 我不過是這裏說說，你就嚇成這個樣子！啓明這孩子什麼也不懂，不能不教訓他。

一下。

太太

真是當兵的們不服管可怎麼辦呢？

振國 怎麼會！帶兵的帶到了這樣還算個什麼玩意兒？遇到了這種事情，當兵的縱然不念到長官平日裏待他們的好處，也會明白當長官的難處！我不過是比他們多吃上十幾年餉，當他們的長官，難道我就不是中國人，我怕死，不肯叫他們打？

德勝

太太，送麵來了！拿錢！（送過賬單去）

太太

廚子呢？

德勝

又到市上買菜去了！

太太

（把賬單遞給振國）你看是多少錢？

振國

（看賬單）五塊三！

太太

什麼？才四五天的工夫又漲上去半塊錢？從開事起，一袋子麵漲上去一塊多了。

德勝

米麵舖的人說，怕還要往上漲呢！

太太 再漲，再漲上去，人就吊子起脖子等著餓死吧！

振國 團長家裏，一出事就先買上二十袋子麵糰在家裏，咱們爲什麼不買點存起來！

太太 買什麼買呢？先聽說城門關了青菜進不了城，就買了一包米，半缸鹹菜，幾十斤鹹肉，把錢就拉光了！光聽說你們發雙餉，也不發！

振國 盼着罷，盼着幾時發雙餉，那就是上邊叫我們拿起大刀砍鬼子的時候了！

太太 (嘆了口氣) 唉！反正怎麼着也是人家要的命！(走進去拿錢)

振國 張德勝！

德勝 (遠遠的站在門邊) 有！

振國 你過來—— (德勝走近兩步) 你又喝酒了！

德勝 (驚慌失措) 沒……喝，喝，喝……了……了一點！

振國 (並不像想像那樣的嚴厲) 混賬！怎麼老罵不改，有了錢不會省着的，爲什麼心裏一閃就去喝酒。

德勝 報報告營長！是，是覺得心裏有的兒發悶，就喝，喝了兩鍾！下次不敢了！

振國 心裏悶，回營去練大刀去！練練就不悶得慌了！

德勝 報告營長！大刀天天不斷地練，可是，心裏……

太太 張德勝！把錢拿去！

振國 好好！別說了，去罷！

德勝 是！（拿了錢走出去）

——這時屋上的電話鈴響了，太太接電話。

太太 喂，陳公館……找啓明嗎？等等吓。（往下溜背向內時）啓明，電話。

啓明 （在內應）來啦。（上，經過太太的屋簷）……我就是……誰？你是老孫……哦哦是了……

……好了！我就來！

啓明 （掛上電話）爹媽，我出去一趟！

太太 又要到那兒去？

啓明 今天以全市學生總募捐，捐來錢，慰勞前方抗敵將士。

振國 好！好！快滾罷！多幹點事，總比待在家裏講空話強！

啓明 (戴了帽子走出門去)

太太 你可早點回來呀，家裏又沒有個人！

啓明 好了！——哦！大妹來了！

——又來進來

啓明 大妹！我有事去回來再陪你罷！

慧琳 好！大哥你去罷！

——啓明走下，慧琳給振國夫婦行禮。

慧琳 大爺！大媽！

太太 慧琳，你媽那兒有信來嗎？

慧琳 (驚訝) 沒有呢？今天早上看報，說是日本兵昨天夜裏又在用砲轟城了！我急得什

麼似的！所以看了報就來找大爺來……

振國

我昨天還派了個人，到宛平去接你媽去，誰想走到半路上走不通，又折回來了！

慧琳

(失聲地，急切地) 那，那可怎麼好呢？大爺！我爹已經給鬼子們打死了？假如我媽再要

是有個好歹……

振國

(焦急的很) 這，這真也是……好罷！你先別着急，我總天天不斷地派人去打聽，只要

是路一通，馬上先把你媽接出來，至於你爹的棺材呢……那，那再說罷！

慧琳

是大爺！我也說是先把我媽接出來要緊。

——電話鈴響，陳太太走去接電話。

太太

喂！你那兒……陳公館……等一等。(向張德勝) 營裏來的電話！

振國

唯是我……你是趙連長嗎……營裏有事嗎……什麼？昨天夜裏吵營沒有吵起來……趙連長，你去給我查一查，看是那連，那一班吵得最厲害，查清楚了等我到

營裏去辦……什麼……你不用管，我自有辦法！(掛上電話) 張德勝！

營裏去辦……什麼……你不用管，我自有辦法！(掛上電話) 張德勝！

德勝 有(急走上)

振國 馬夫來了嗎?

德勝 一早就來了,在外面伺候着呢!

振國 去跟我到營裏去!

德勝 是!(從衣架上取下武裝和軍帽遞了過去)

振國 (一面裝着皮帶,一面說) 大姪女,你別急,你等等,一會我就回來媽的,營裏又出事了!

太太 出了什麼事?

振國 昨天夜裏全營吵起來,今天早起點名,值日官訓話,他媽的,就有人在下面答話!

太太 真是這些當兵的,近來胆子可也大了!你到營裏去只管開導開導他們!可別動手

就辦人!——這些當兵的也怪可憐的!

振國 不用你管,我自有辦法!(匆匆地走下)

太太 真是的,這些事,那些事,叫人可怎麼着好呢?

慧琳 (急急地) 大媽，您看我大爺又有這許多事情，他會不會派人到宛平城去呢？

太太 這件事情他是不會忘記的，他也是着急着呢！

——外面風急雨狂，怪怪地響了。

太太 唉！要說起來這事情也怪你爹，當初要是不把你媽接到宛平去也就好了！

慧琳 可是，那時候誰又想得到會有今天這事呢？

太太 春天，你爹接你媽去的時候，我也不是怎麼著隨便提了一句，我說你爹，當一個連長，一月沒有好多的進項，何必又要在宛平多安一份家呢？宛平城離着北京又這麼近，要回家看看也不是不方便！你爹一定要接去，說是在遠裏什麼都不方便，還是有個家好，我想，這話也對，就這麼就搬去了，那曉得搬去還不到三個月的工夫，就出了這末大的亂子。

慧琳 上個月我爹進城來，到學校裏去看我，還跟我說，叫我一放暑假就回宛平，偏偏我今年要進什麼暑期學校，現在想起來，真怪不該讀暑期學校，早回宛平就好了。

太太

癡孩子，你在宛平有什麼用呢？反而叫你媽爲你多傷一份心，多駭一份怕！

慧琳

我媽這一次傷心，駭怕還不夠受的嗎？假如我今天也在宛平的話，起碼，我可以勸我媽，伺候伺候我媽的病。再說句不好聽的話，真要說日本人一個炮子兒打來，就是死罷，我們娘兒們也好死在一塊兒呀……（說着泣下）

太太

（抽抽噎噎）真是！你真愛順嘴胡說，好好兒的說這些個幹嗎呢？

慧琳

（抽抽噎噎）大媽，不是我胡說，我媽真要是再有個三長兩短，我準知道我這條命

也活不成了……

太太

快別這們說，好孩子！盼着戰事早一天的平定，早一天大家過太平日子罷！

慧琳

太平日子嗎？大媽！我看是不容易有了，報上登着，假如今天十二點鐘再要是不接

受他們的條件，那他們就要動手啦！

太太

什麼？就在今天十二點鐘？

慧琳

可不是！

太太 那，依你看，咱們會不會答應呢？

慧琳 答應嗎？那可難說了！

太太 怎麼？不答應不是就要打起來嗎？

慧琳 那還用說？您問一問，到今天那一個中國人不希望着打！

太太 那麼，你呢？

慧琳 我……（遲疑了半天）您幹嗎問我呢？

太太 不是，我覺得你剛才所說的話，有點兒太奇怪了！

慧琳 有什麼可奇怪的呢，我爹給鬼子打死了，在他沒有死以前，他就是帶着他那一連

弟兄，跟鬼子們殺得七進七出，蘆溝橋一連丟了三次，可是他們終歸給奪了回來。

雖然，那一次我爹陣亡，可是蘆溝橋却保住了，蘆溝橋的上面，還留着我爹他們的

血痕。假如說就是這樣的，不打了，就是這樣的退讓，就是這樣把我爹他們用性命、

鮮血換來的地方，白白的送給敵人，我爹他們不是白白的犧牲了他們的冤仇，不

是永遠也沒有報復的日子了嗎？

太太

對是對的！可是，孩子！你只想到你爸爸的仇恨，就忘掉了你媽……

慧琳

什麼您說。

太太

孩子！我說：你的媽……

慧琳

（痛苦地）大媽！您不提我媽不行嗎？

太太

你這話……

慧琳

哦！大媽！我真怕提，我真怕想，我真怕想到我還有——一個新寡的媽，害着病，住在那

舉目無親的宛平城裏！每當我——想到了她，我就把所有的勇氣，所有的志氣全都打消了！我始終不忘記我爹的仇恨，可是，我又沒有一刻兒的工夫不想到我媽，我心裏一天到晚就是這麼七上八下的，這兩股子勁總是在我的心裏這樣扭着，扭着，弄得我自己真不曉得應該怎麼着好了。

太太

孩子，你太傻了！什麼事你應該分個輕重呀！你不意，你爹，無論怎麼說，他已經死了！

可是，你媽還活着呢？

慧琳

（頓得出神，只顧着陳太太的話說）是阿！我媽還活着呢！

太太

那麼當然應該先顧你媽呀！

慧琳

（矛盾的心，使得她沒有一點兇判斷力，依然是顧嘴說出來）是阿！應該先顧我媽！

太太

孩子，你說我這話對嗎？

慧琳

（痛苦地彎了起來）大媽！我說什麼呢？我說，只能說我是一個苦命的孩子就是了！

——說着，痛苦的淚滴了下來，半天只是抽噎抽噎的哭，最後猛然一下，伏到桌子上，嗚嗚的哭了起來。門一關，聰明氣全散盡的了起來！

啓明

完了！完了！

太太

什麼事兒？啓明

啓明

還問什麼事兒呢？人家什麼都辦妥當了，我們還坐在這裏呢！

太太

又是警察不許你們在街上募捐嗎？

啓明 那裏光是不許募捐就算了，你們到街上看去看，就連路口上堆着的沙口袋全都撤了！

慧琳 什麼？連沙口袋全都撤了？

啓明 你看，我們住着的地方緊靠着交民巷，交民巷裏住着的那些日本兵，又有坦克車，又有小鋼砲，前幾天，各個路口上堆上了沙袋，架起了機關槍，還怕鬼子們衝了出來呢！這一回可好了，撤了沙袋，等着人家往外衝了。

慧琳 大哥！他們這是什麼意思呢？

太太 真是的，城裏頭一點也不防備着，真要是鬼子們鬧了起來，我們家……

啓明 （急衝口來） 還說家呢！這樣子一來，城裏頭幾百萬老百姓的性命全都交到鬼子的手裏了！

慧琳 這到底是爲什麼呢？你總聽到什麼呀。

啓明 給人家撞頭！賠罪！鬼子要什麼，全都照辦啦！（憤憤之極）

蘇琳 什麼？你是說已經答應了鬼子們的條件了嗎？

啓明 你就看這些事情，你還不明白嗎？

太太 （大搖）啊！是答應了？是講和了！

啓明 什麼講和，人家叫磕頭就磕頭，叫你死你就死，這還有什麼不能了的事情？

太太 這麼說，打不起來了？

啓明 打，還打什麼？一個個見就等死吧！

太太 （更加放心了）哦！我說的哩，平白無故幹嗎撤防呢？原來是不打啦——（忽然轉過頭）

（頭在憤慨中忽然變到了這句話，感到非常的快慰）哦！可不是，我今天就可以見到我媽了。

蘇琳 （頭在憤慨中忽然變到了這句話，感到非常的快慰）哦！可不是，我今天就可以見到我媽了！

啓明 是啊！管他那些呢？只要是你看得見二姨，管他會不會做亡國奴呢！

蘇琳 大哥你怎麼能說這些話呢？我媽一個人困在宛平城裏十見天了，路不通，信又接不到一封，我怎麼不能盼着早一點兒見到她呢？

啓明 見到，見到又怎麼樣？

太太 啓明，你這渾小子，怎麼跟你大妹跟前就說這種渾話呢？

啓明 不是我說渾話，我就生氣，我二叔給鬼子打死了，大妹不說想法子給我二叔報仇，一天價就是想我二姨，丟下了所有的工作不去管，甚至於聽見了這種消息反而爲他自己覺得高興了！

太太 是她自己親生的媽呀！那兒能說不想呢？

啓明 想，光是想有什麼用？就算是能把二姨給接到北平來，又有什麼用呢？日本兵能毀了宛平城，難道說北平城就逃得過嗎？

要那幾聲空話，張慶祥走了進來。

德勝 太太！太太！說有一封信，寫好了擺在方桌上了，叫我回來來取。

太太 啓明你去給他拿出來！

——啓明走進去。

太太

張德勝！營裏的事情怎麼樣了！

德勝

沒有事了！

太太

怎麼完的呢？

德勝

好傢伙，大人真是厲害，要不是他誰也辦不過來。

啓明

（拿着書走出來）你說什麼？

德勝

就是我今天早晨跟您說過，昨夜裏吵營的事！

啓明

營長怎麼辦的？

德勝

打了兩個，罰了一個，什麼事兒也沒有！

太太

打了兩個，沒打出亂子來嗎？

德勝

那兒會打出亂子呢？營長辦起人來，誰敢說一句話！——一到營裏，趙連長就把昨

天今天兩個事一五一十的報告給營長聽，營長聽了馬上就叫吹集合號！當弟兄的還不曉得是什麼事呢？全都站好了隊，在大操場裏等着，營長走了上去一句話

也不多說，就說昨天晚上，今天早晨的事我全知道了！問是誰挑着頭兒鬧的，這句話一問出來，誰都不敢言語，足足的等了有兩分鐘，營長才開口說是誰挑頭兒，是誰鬧得頂厲害，我全查出來了！就見他板着臉叫，劉排長！

啓明

劉排長？那一個劉排長？

德勝

就是二連裏的劉排長，那個大個子。——營長說：「你平日約束不嚴，弟兄們吵營，你都不管，你道排長是怎麼當的！還不給跪下！」

太太

爲什麼單就罰劉排長的跪呢？

德勝

劉排長是營長一手提拔起來的，別說是罰跪，就是打他軍棍，他也沒有說的！——就這麼當着全營的弟兄，長官，劉排長一聲也沒敢言語，跪在那兒了！

太太

也沒有人求個情？

德勝

求情？營長的脾氣誰不知道！今天看着他臉都氣青了，誰還敢求情？跟着又叫出一個頭目，一個弟兄來，當着大夥兒，一個人打了四十軍棍！

啓明 怎麼是這兩個抹着頭兒鬧的嗎？

德勝 要說抹頭兒，是誰抹頭兒呢？砲一響大夥一齊都鬧起來的，這不過是殺雞嚇猴兒，

碰着誰，誰倒霉就是了！——等着打軍棍的時候，這些當弟兄的一個一個全都快

氣炸了！有的低着頭兒抹眼淚！雖說氣得這個樣子，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言語……

啓明 爲什麼呢？

德勝 您想！像劉排長那麼紅的人兒！平常連罵都沒挨過一句，今天說罰跪就罰跪！兩個

當弟兄的挨軍棍還算得了什麼呢？——軍棍打完了，營長還問：誰不服就給我站

出來！那個不怕鎗斃的就當着面鬧給我看！等了半天，沒有人答話，營長這才回去。

——外面更該熱鬧！

張德勝！營長來了！

啓明 (匆匆忙忙地) 大少爺，你給我信，我得去啦！

正說着，踏踏營長已經走了進來。衆人都不作聲。

振國 (震驚的) 你這封信還不送去, 站在這兒等什麼呢?

德勝 (畏懼地) 是! (揮拳猛送, 走出門去。)

振國 回來!

德勝 (站在那裏) 是!

振國 去跟趙連長說, 放劉排長起來吧!

德勝 是! (走下)

太太 劉排長, 那麼個直心腸兒的人, 今天這個委屈可夠他受的!

振國 (暴跳地) 那又有什麼法子? 如果他知道我的難處, 他也不應該怪我!

太太 我看你應該把他叫到公館裏, 好好的開導開導他, 別叫他憋著一肚子的委屈想不開!

振國 (氣憤地) 委屈又不是他一個人的委屈, 全營的弟兄誰不委屈? 我打人, 我罰人家的跪, 你當我心裏就好受嗎? —— (自己在責) 媽的! 打別人的大腿, 我自己難受, 這

輩子我還是頭一次！

啓明 爹！你打了當弟兄的，雖然沒人敢說話，可是你看不出來，他們肚子裏的委屈，是越堆越多了嗎？

振國 (氣急了) 混蛋！這話還用得着你說！

太太 你不看你爹心裏難過的這個樣子，你還跑來插嘴！又不是你爹願意打人，不打人，就沒法子維持紀律呀！

振國 紀律！紀律維持到今天，也算維持到頭兒了！再讓我壓制，嚇唬！我是沒法子想了，——(夫妻) 打我這兒起，我也不幹了！

——大家爲了誰話一驚。

振國 (自己憤憤地說) 官長是好官長，弟兄是好弟兄，我尤爲了紀律，這麼着幹，打人，罰錢，我，我對得起誰！

太太 得啦！人也打了！事也過啦！弟兄們總算是服你的管，沒有敢說什麼？你還幹嗎這們

難過呢？——說真的，你派過人到宛平去了嗎？

振國

（半信，才一搖頭）我把這事給忘了！一會兒再派人去！

——門外有人按電話。

振國

（神經過敏的）去！你快去看看是誰來了！

——啓明走了出去。

太太

什麼是誰要來找你嗎？

振國

我疑心，我疑心劉排長要來公館——我沒有臉見他！

太太

劉排長不會來公館，就是來，你見他，說明你的難處！他還會怪你嗎？

——正說着，啓明拿了一封電報取上來。

啓明

爹！二姨死啦！

太太

什麼？

啓明

昨天晚上日本兵炮轟宛平城，把二姨給打死了！

——不等啓明說完，慧琳已經撲到陳太太的懷裏哭了起來。

慧琳

媽呀……媽……

——一旁陳太太一面撫摸着慧琳的頭髮，一面也陪着哭。

按國

拿給我看看！

——啓明遞了過去，按國看了一通，便憤憤的撕成了幾片。

按國

（狂怒的）他媽的兄弟陣亡了！連他的家裏都活不成家敗人亡！我！我！我！在這壓制自

己的弟兄！我！我！……

慧琳

（哭着的）大媽！我的命……夠多們苦……呀……大爺！剛才我還跟我大媽說……

以為今天可以看得見我媽了呢……誰知道…………她……

啓明

大妹！你該明白了！你該知道，無論怎麼樣的屈辱，投降！鬼子們是不會放我們活命的！昨天晚上什麼條件全講好了，可是我二姨呢？却是在昨天夜裏給他們的大炮

轟炸得連屍首都找不到！大妹！你……

蘇琳

（痛苦的好！大哥！我全知道！我全明白了！這幾天！我總是這麼七上八下的，不曉得應該怎麼才好……

啓明

你應該覺悟起來，過去你希望着和平，那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蘇琳

和平，鬼子們把我的什麼都打完了！我還希望着什麼和平呢！——大哥！你告訴我！怎麼着給我爹媽報仇！

振國

（切齒的）報仇報仇……

——正說着電話鈴響了，振國無法接電話。

振國

唯我就是……什麼……誰說的……弟兄們知道不……好！我就來！

啓明

爹有什麼事兒？

振國

（氣憤了）什麼事！上頭的命令！叫我們全師調出北平城。

蘇琳

什麼？調出北平是換防嗎？

振國

什麼叫換防，還不是要把所有能夠抵抗願意抵抗的隊伍調出了北平，把這全城

的老百姓交給鬼子糟踏！

——這時，天空有敵人的飛機低低的飛着，鬧聲亂亂的激怒了空中的每一個人。

啓明

爹！你們不能撤，你們不能退出北平，別說是這個命令當弟兄的不會接受，就依您自己，您忍心看着您的家小，給日本人糟踏！您忍心看着這全城的老百姓都做了日本人的奴隸嗎？

慧琳

大爺，不看別人，您就看我爹罷！爲了蘆溝橋一點的地方，拚了性命，用鮮血用頭顱始終保持着不給鬼子們搶去！怎麼？咱們大的個北平城，就是這樣白白地放棄呢？聽罷！鬼子們的飛機成天家，在我們的頭上示威！難道我們中國人真怕他們嗎？

慧琳

別人驕怕，我們不怕！別人屈伏，我們偏要幹！大爺！您說是嗎？

——板橋砲臺響了，運糧路上來，氣喘得呼呼地。

德勝

報告官長營裏的弟兄拉出去了！

振國

什麼？

德勝

營裏的弟兄聽說城裏到處都撤防，不打了，有信把我們調走，一個一個都急得跳脚，後來又聽說有兩車日本兵在東車站下車，預備開進城來，大家忍不住了，不等

命令，就拉出去，預備跟鬼子們拚命去！

振國

啊！已經拉出去了！

啓明

爹！弟兄們的主意全是對的！

慧琳

大爺！您就領着頭跟鬼子們幹罷！

振國

好！今天我對不起全營的弟兄，現在我來跟着他們幹吧！

——外面有跑步聲，齊齊而有方。

德勝

營長！聽！隊伍已經跑了家門口了！

振國

好！我也跟鬼子們拚子罷！（說着跑了出去）

——外面跑步聲，越聽越近，雄壯的歡聲，漸漸的傳進了衆人的屋子。

啓明

（在好）聽！這是我們的隊伍！他們全起來了！

慧琳

他們全拉出去了！

啓明

他們跟鬼子們拚命去了！

——萬那趕莊的朝鮮歐亞高揚（幕落下）

「古城的怒吼」舞台設計

這是一個佈置得頗客觀式的內景，在露天演出比較要困難些。倘有經過一番較大的更改後才可說，倘若有個舞台，就是設備很簡陋的舞台也可以不礙事。照著上面舞台設計看，同劇作者的原意稍為有一點出入。不過這是個建議，在演出這戲時，演出者仍然可以依照他的意思，依照演出地的客觀環境稍加變動的，或更大的更動都是可以的，祇要是不違背原作者的精神，不違背原劇的內容。

台景由圖上看去，已經很清楚，通外屋的門掛上一個大竹簾，比較掛在通內屋的小門上要好看一些。電話不一定要掛到屋子外面，因為接電話時所說的話，仍然是希望觀眾聽見才好的。假若不嫌麻煩，牆上竟可掛上軍服照片或戰爭的油畫之類的裝飾物，藉以稍加烘托劇中人的性格。飾畫長的演員最好要做得念性，更爽，甚至於粗豪一點才好。

外 城 州 通

著 鹿 尤

通州城外

時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廿九日。

地點：通州東郊外。

人物：

排長

便衣甲

乙

兵五六名

張排長

團長二

保安隊十餘名

衛隊二

股漢奸

田英

佈景：

通州城東郊外的汽車道，道旁高粱，棉花都長得非常茂，並開或還有一兩畝瓜田點綴其間。田中有低而矮的香瓜棚。

(兩個穿便衣的保安隊，由西邊走來。)

(突然從西瓜棚內跳出一個掛武裝，帶托子槍的軍人，他是廿九軍統轄下一個排長。)

排 (聽上汽車聲) 站住!

便衣甲 喂喂，老鄉，不要打槍!

排 你們幹什麼的?

便衣乙 我們是通州的保安隊。

排 (向高聲地呼叫) 弟兄們來啊!

(假裝遲那時候，五六名兵士都托着槍，從高粱地衝出來，作個半圓形把汽車道上的人圍住。)

甲 老鄉們，不要開槍。我知道你們是屬廿九軍的，是不是?

排 別扯那些，照實說：你們是幹什麼的?

兵一 (向同聲) 媽的，保安隊還有這像兒!

兵二 通州就是他碼漢好窩。排長！要不要搜一搜?

乙 排長！我們的確是保安隊。因為股長官——哎，就是那個股汝耕大漢奸，今天要偷印地逃走，我們的張隊長——就是張慶齡，排長總該知道吧？特地叫我兩個來探探路，給廿九軍弟兄們送個口信。

排 前天一早，我們攻打通州，城頭上炮火衝隆隆的，也不見你們響動一下，這時倒送口信來了！

乙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預備，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排 你們有什麼證據？

甲 我們都是中國人，你老還有什麼信不過去？

排 不成。

乙 我兩個都帶着手槍，給你老們繳了械，可成吧？

排 弟兄們，搜查！

（兩個兵士擁準甲乙，另兩個兵士從他們身上搜出了手槍兩支。）

甲 我們在隊裏都發過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愛信不信！

（兵士將搜出的手槍交給排長，又各回本位。）

排 對了，我們現在要合起力量來，去打我們的敵人！

乙 那末，好了。你同排長在這兒，我把這意思傳給那邊的步哨去。

排 你要去幹嗎？

甲 排長！是這樣的：這幾天我們廿九軍把鬼子打得兜裡了，弄得姓阪的那小子非常害怕。他本來想救鬼子兵來保護他，可是鬼子兵一聽說有廿九軍，就誰也不肯向前走。現在要他（排乙）回去送個信，就說通州城外沒有廿九軍了，他才會起身的。

排 那末，你就去吧。（警告）可是你要知道，我們這幾天已經連夜地，把各種防禦工事都

做好了，你們就是有什麼想頭，也估不了上風。你知道吧？

乙 哎，排長！我們自己來勝你繳了械，還有什麼靠不住麼？

排 好，你去吧！

(乙由西面下)

排 (向兵士)立正!各歸本位。

(兵士們又回到轟隆隆地去)

甲 排長還到那裏(指著瓜卷)歇去吧。我在這兒看着，有什麼信兒再招呼你老。

排 不要緊，那裏邊也悶熱得厲害，在汽車路上倒風涼點。

甲 排長，你看這一帶高粱長的不錯吧？可情就是年頭兒不好，秋東洋鬼子鬧價的翻天覆地，算上年成好，也沒有法子過！

排 這裏的高粱有什麼稀罕，你才沒有見過熱河的大豆呢！(畫手勢)這麼長，這麼粗，硬那邦的跟小鐵棒槌一樣。那年在喜峰口那邊，老百姓天天送給我們吃，現在，都還不餓了他媽東洋鬼子了！

甲 是哪，狗子們野心不足，現在又逼地的鬧起來了。可是只要我們中國人能一心一意，總不愁把龜孫們趕出去！

排

那就只好請大家看着辦了；趕出去，我們大家還能活；趕不出去，不論你什麼王八大爺大奶奶，一樣地連狗也不如！不過我這一排人是拚定了，你不讓我活，還能不讓我死麼！

甲

對，你還主意正和我們擷隊長想的一樣。喂，排長！你的千里眼給我。瞧那邊有什麼沒有？

（排長把軍鏡給甲，甲向東邊眺望。）

排

那邊有什麼？

甲

你不知道，離這邊二里多地，今天要來幾十個鬼子兵。

排

誰說的？

甲

（唐望定睛）這是他們今早在通州城裏的計劃。因為昨天天臺台給我們牽過來了一次，那些鬼子們和漢奸們聽了都非常害怕。所以今天就想把通州道一碼子事，一咕嚕都搬到唐山去。

排 既是那樣，你們保安隊爲什麼不起緊反正了，就地把姓殷的那小子拾掇了？

甲 我們倒是想來着。可是，現在還沒有。

排 （復忙用手槍對準他）好傢伙！你又是給敵人做漢奸吧？同你講了半天了，倒沒有想到這
一着說！你要那樣？

甲 排長！我不……不……不是漢奸！我們今天就要反正！因爲……因爲……

排 說因爲什麼？

甲 因爲我們同姓殷的住在一塊，靠近我們還住了二百鬼子兵。張隊長救我們聽他的命令，到時候再反正了殺鬼子。今天我們就要反正了。排長！排長！

排 爲什麼要等到今天呢？（急了）

甲 因爲……因爲……

（四面有遠遠的馬蹄聲）

排 哎！那是誰騎着馬來了？

甲

(細細打量)排長!那是張隊長。我招呼他去,你兩個沒許不認識。(甲裏面下)

(張隊長在附近下了馬甲,把他引導過來,另有兩個護兵照樣在背後)

排

(向張隊長)這就是張隊長麼?

張

(還禮)排長貴姓?

排

姓王。

張 唔,王排長!王排長!(向甲及護兵)你們那邊休息去吧。我這裏同王排長談談。

護兵及甲 是,隊長。(護兵及甲同下)

張 王排長對今天城裏的事情,還不大曉得吧?

排 希望張隊長多加指示!

張 是這麼回事:自從敵人在蘆溝橋鬧事以來,我同我們這裏的張殿田張隊長就想極

早響應,但為各方面環境上的顧慮,一直到今天才能夠實現。我們都是中國人,並且我們的敵人也就是這一個,所以,我想和我們中國軍隊取得了連絡,幹起來效果當

排 然會大的。

張 是的，這是應該的。你這樣的做法正表示了，我們中國人到底還是中國人，我們的人心沒有死，我們應該能復興起來的！

張 現在的情勢是這樣：因為這兩天我們的軍心很旺，所以殷汝耕決計要把這個冀東，漢奸政府，搬到唐山去。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因為東洋軍近來很害怕和我們接觸，所以都裝着頭痛肚痛，不肯在前邊走。於是殷汝耕就決定了，要我們保安隊送他出灤州城五里，然後在那裏再要東洋軍保護到唐山。

排 噢，這樣子呀！

張 因為這是個剷除漢奸，反攻敵人的最好機會，所以我答應救保安隊弟兄們，出了灤州城以外，就舉行反正！但當時感覺到困難的是：倘若城裏的東洋軍和迎接殷汝耕的東洋軍，對我們夾攻起來呢？

排 今天我們一排在這裏，就是預計要把敵人這條路，給他截斷了！

限

是的。後來從貴連長那裏探聽到這裏有一排我們自己的人，才安心了。對於通州城的南面，北面，西面，我已都佈置好了。這東西呢？想請你用一小部分的力量，來防止住東西二里地的敵人向西來，另外我們再圍攻通州，解決城裏邊那二百名敵軍。

排（握握手）好極了，我們就照這計劃去做。張隊長！那邊巷子裏歇一下去，那邊有毯子可以隨便坐坐。（排及張相偕而去）

（護兵和甲步過來，向西張望）

護一 你們看，那不是麼？來了，來了！

（遠遠有槍聲，忽近忽遠地連續在響，片刻，乙從西面上來）

乙 來了！來了！（向甲）槍還給你沒有？

甲 沒有呢。剛才只顧和隊長談話，我也沒有跟他要。

乙 現在呢？

甲 那不是！和隊長到看瓜蒌裏歇去了。

乙 我們拿槍去吧？

甲 好，我們拿去。（甲乙到櫃子裏向排把槍拿回來）

（片刻，亂和排上。陸續有四五名手提刺槍，全副武裝的保安隊由西面上來。）

張 （向櫃裏）把馬牽到高梁地後邊去！

護 是。（護兵下）

張 （指揮乙及保安隊站成一排）立正！稍息聽話！弟兄們！自從在長城各口打仗以後，敵人逼我們中國簽立了塘沽協定，成立了我們這戰區保安隊，受着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的節制。本來想要做一點保衛人民安全，維持地方平靖的事情；可是不想姓殷的竟依附敵人，做出了狼心狗肺的事情。現在敵人又去搶佔我們的蘆溝橋，凡是一個中國人聽了，沒有不想起來，去和敵人拚命；可是殷汝耕這東西，却在給敵人籌劃着給養，討敵人來滅亡我們中國！諸位！「人急跳梁，狗急跳牆」，我們應該怎麼樣？

甲乙及保等 要反正！要打走敵人！要剷除漢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張 是的，你們不要說這兒只有你們這幾個人，還有廿九軍一排人也在這兒，還有我們的保安隊兩大隊也在通州城的那三面。不過，真要只有你們六個人呢？

甲 隊長就是一個人我也要幹！

張 對，好弟兄！我們每個人都拿出這樣精神來，我們中國是不會亡的！

排 （不覺地）中華民國萬歲！

大家 中華民國萬歲！

（最近的槍聲已經傳來）

張 好，現在爲害我們冀東二十二縣的大禍首，大漢奸就要來了。你兩個（指甲乙）就站在汽車道上截住他，你四個持槍預備放，離他倆五步間隔就地散開。（口令）完結。就地散開。（強和排退）

（甲乙及保隊攔阻了陣聲緊急的槍聲愈來愈近。這兒的保安隊中之一，也不斷用槍聲去響應。）

（片刻，更有「立正，擊槍」的聲響喊成一片，馬蹄的塗塗聲尤其是響亮而雜沓。）

甲乙 站住！站住！滾下來！滾下來！

（有兩個衛兵走上來）

衛（向甲乙）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

甲乙 站開！我們要捉漢奸，干你什麼事！

衛 殷長官來了，這是幹什麼？

（殷啟祥上）

殷 混蛋東西！你們要造反麼？（從感風地，向衛兵）衛隊！向他們開槍！

（二個衛兵偷偷地取出手槍來）

保安隊中之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誰敢做漢奸就幹了誰！（猛舉取槍的衛兵）

殷 田英先生！

（二個背電報器的鬼子走過來）

殷 用你的無線電發給城裏的軍隊，發給東邊一里地的軍隊，就說通州城外有人造反！

甲 (向四面看) 弟兄們! 把狗的小鬼頭帶過去! (另兩個保安押弟兄上, 押到將領奕之堂裏, 搗毀並

將他綁於一旁)

(由四面又擡上了許多保安隊)

殷 弟兄們! 誰救你們這樣來反對我? 說出來, 我辦了他!

大家 我們要救中國! 我們要打倒漢奸!

殷 (看著大家, 恐懼地) 弟兄們, 你們饒了我, 放我走吧! (掏出一疊鈔票) 我給你們錢! 一個人十塊, 不, 一百塊!

乙 收起吧, 你那陰曹地府的票子, 只能去買動鬼子! 買不了中國人!

殷 啊? (向四方懇求, 大家把鈔票鈔票擡得滿地)

(張和捧上)

張 殷漢奸! 你認得我嗎? 是我領導大家這樣做的。你來辦我吧!

殷 (一見是張, 急把頭低下) ……

張 殷汝耕！在塘沽協定以後，國家教你做了廿二縣的行政督察專員，你就該上對得起國家，下對得起民衆，爲什麼不顧廉恥去給日本人做走狗呢！昨天日本飛機無緣無故來轟炸，我們廿九軍駐在通州的隊伍，炮聲一響，那個中國人民不是在傷心落淚，可是你却忍心領上一羣小走狗，在城樓上看着，反而哈哈大笑，你不是人麼？

大衆 打死漢奸！

張 (向甲乙)把他綁起來！

甲乙 (綁住他)要去槍斃嗎？

張 不要槍斃太便宜他了！我們還要留下子彈去打死一個敵人呢！我們要把他剝成肉塊，教冀東廿二縣的老百姓，都嘗嘗漢奸肉是什麼味道！

殷 哎呀！嗎呀！

甲 隊長！這兒還有一位。(指田英)

張 田英先生！你天天鬼頭鬼腦的，今天可鬼到正經地方了！

田 (趕運一應) 隊長救命!

排 鬼子嗎? 來! 我同弟兄去砍了他! (排把田拉下去)

張 弟兄們! (大家立正) 稱息! 今天我們逮住了一個大漢奸, 砍掉了一個小鬼, 可是還有許多小鬼在我們通州, 許多小漢奸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 現在我們還要去反攻通州, 把中國地方上的鬼子漢奸, 都給斬草除根, 我們才會過安穩的日子!

(不知何時排已上來)

排 剷除漢奸!

大衆 剷除漢奸!

排 打倒小鬼!

大衆 打倒小鬼!

(這處有砲聲在響)

張 弟兄們! 你們聽這隆隆的砲聲, 是我們通州域外的弟兄們, 已經在向敵人進攻了! 我

排

們也要反攻回去呀！

張隊長！你領上弟兄們向西去攻城！我這排人向東，包圍二里地那些鬼子去！

（甲乙二人緊牽着腰）

（張指揮保安隊成列地站好，向西而去）

（排繞到高粱地，統率着弟兄向東前進）

——完——

漢 奸 末 路

葛 時 曉 作

漢奸末路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租界。

人物：

馬老實	四十歲	教團隊長	二十七歲
紗廠男工	念多歲	劉夫甲	念多歲
小牛皮	念五歲	劉夫乙	念多歲
女工	十歲	衆軍多人	
饒老三	三十七歲		

佈景：

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闊廣場上，或是老虎灶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團站時，馬老實與小牛度談話，三爺着扇，擰着頭，且走地過來，襖襟兒提精神，好像怕人偷窺似的，不時回頭左右顧顧。

馬 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 (手裏拿個衣包) 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 (冷笑) 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竊笑)

談 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馬 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擲語靠得住的意思) 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 對了，而且還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 那末到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 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三，你就站在

旁邊望風，（註：「望風守竄」的意思）看見難民救護隊里的人，你馬上發給子（註：「發快槍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談 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兒。（對小牛皮）你儘管放大胆子幹着，祇要不露出馬腳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小 我知道，老實，來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馬 噴，這還不容易嗎！

小 他們看見我是生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 （低聲對馬）噴！你先得要跟他们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語去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

們出來了。

小 (起先不厭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 對了，假使一害怕，這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有九個會上我的勾；不過祇怕是他们聽了這個謠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 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 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 昨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炸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嗎？這個你又可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這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言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 這恐怕會給他們戳穿吧？

馬 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雞巴。

小 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 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著「難民」兩個字才像嗎！

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吹牛皮啦。

小 你不要單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才成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要用你的了，可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沉着臉兒打瞌睡，給他們拔出苗頭，（註：淺溪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兒的。

談 啊，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里道班小鬼，都是些學堂裏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咱們眼睛一要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小 唉，不是——

馬 （急捧地）啊，得了，得了，嘩嘩個雞巴，快點走吧；我在那邊小茶館里，等你們回音，把上了勾的帶來見我，可是別找上了那些老頭兒。要那些年青力壯的才有用處，還有那些

【談】（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哼！有人來了，喂，小牛皮我們走吧。

【馬】老三（從裏邊取出個紙包）這個帶去。

【談】這是什麼？

【馬】你別問，你過去把這包裏的東西，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里。懂嗎？

【談】（會意地微笑）哦，知道了。

小（和馬互相使個眼色，便跟老三走了）

（馬老實拿出香煙來，靠近牆角燃着了，火同時燃去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馬】（突然地）喂！

【甲】（吃了一驚）哦，馬老板。

【馬】上那兒去？

【甲】（苦笑）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子睡馬路嗎！

【馬】（故意地）你們家呢？

甲 家在虹口怎麼能過去，日本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馬 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甲 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隻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偏碰到日本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我們一陣亂殺，我和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沖散了！我到處找尋，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 那末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 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日本兵拚了！

馬 哼呼（冷笑）

乙 現在能夠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也難弄！

馬 要找工做，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找人幫忙呢！

乙 (大喜) 啊，馬老板，那末我也去好不好？

馬 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麼做，你就得怎麼做，不能——

乙 自然囉，以前你馬老板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 (冷冷地) 馬老板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 幫人家搬東西。

乙 在那兒呀？

馬 在虹口。

乙 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 不是。

甲 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 唔，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 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 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去。

乙 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 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 (對乙) 阿騰我們走吧。我……(兼指點甲乙別去，乙不懂甲的意思) 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 (狠狠地對甲) 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 我——我想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弄)

馬 (罵著) 喂，慢著。

甲 幹什麼？

馬 我有話跟你說。

甲 現在就快說吧。

馬 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 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 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如果肯做工，那邊有二塊錢一天，不是很可以賺點錢嗎？

甲 我不去。

馬 怎麼，你不想找工做嗎？

甲 這種事我不幹！

馬 那末運米你不去？

甲 (接插題)

馬 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

你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 你的好處，我管不齊，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所以我不去。

馬 你不想發財？那末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

(懷疑地)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賣給東洋人的,我們以為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板,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好商,早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寧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

(冷笑不止)哼!寧可餓死也不幹,真的挨起餓來,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

這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哼,別聽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

(氣極)好,很好,我瞧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作,你如果還想在這個碼頭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你,有我馬老實在這兒,你可別想活!

甲

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就使出來,我在這兒等着瞧你,要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乙

毛發,你不要這樣惹。

馬

你打算怎麼樣!(遠遠去)

甲 我——我要你死，(戴著帽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戴在手里。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 你敢，(拿金銀串子擡)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試試看。(甲乙被逼後退)你的顏色呢？(此時後面群眾是氣怒有說哮喘的聲響，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

(接著說老三剛著一片喊聲上)

後面羣衆聲音 抓住他別讓他逃了，追上去啊！

馬 (戴住馬)老三怎麼了？

談 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圍追，被甲止住)

甲 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都死。

(移來男女工人向羣衆上場)

女 (指談)就是他，就是他！

甲 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 打呀，打死他！

甲 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實，是個管搬運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東洋人招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買給東洋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里，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為不勝待，所以上了他們當；今天我在這兒碰到他，這狗又想引我去，還說什麼到虹口幫東洋人做事情，有兩塊錢一天，他想到用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里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里，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槍子，在槍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紅的圓點）

女 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包藥粉偷偷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 好狠的心！你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漢奸在地上）

衆（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

（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 什麼事，喂，大家不要瞎打。

衆（亂成一堆亂亂噴噴打）

救（拼命擠進人叢裏大聲著）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把大家攔住了）諸位，我們先

應該問問明白——

男（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救 不對，既然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應該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這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所以現在既然抓住了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然後我們可以一網把他們打盡。

衆 對哪，叫他們招出來！

男 快點招出來。

談 我……我是不知道的。

女 他是下毒藥的。

甲 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奸！他一定知道。

救 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 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揍死你！（或者就打）

馬 啊呀！別——別打呀，我說我說。

救 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 就祇曉得一個。

救 到那兒去了？

馬 他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 混在難民里邊幹什麼？

甲 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男 是不是招工？

〔談 (至若天德) 啊呀！

救 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乘高聲) 諸位，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裁漢奸，本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一兩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它；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的思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夠明白了這一層，那纔能夠找到清除漢奸的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要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才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

衆救

甚至於錯打了好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不是有很多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頭，掙扎在敵人手裏受難的同胞，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受敵人的利用嗎？諸位，剛才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才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迷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哄；所以我希望諸位趕快的組織起來，每人就近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才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才能應付中華民族的死生關頭，才能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男女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兒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幫助大家做事情！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衆 把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大家要工作！

救

諸位，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既然都願意組織地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的組織起來。現在把漢奸交給巡捕，移解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決走開吧。（衆圍擊諸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劇終）

抗戰戲劇叢刊

抗敵獨幕劇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專切版

發行部：二〇〇〇番

編著人 劉 斐 章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橋西北路二三九號
福州 大中路
武昌 漢陽路
宜昌 二馬路
重慶 武庫街
成都 祠堂街
西安 南院街
昆明 華山街

· 實價四角 ·

(外埠酌加寄費)

出版物：第0152號

乙 項：第 67 號

